

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女兒們



八之書叢活生女婦

著 淵 志 張

行發店書活生

13

13

J
1061
19

館書舊
省圖書
貴州中
文第

八之書叢活生女婦
們兒女的中軍聯日抗北東
著 潘 志 強

行經店書活生地各

局印油版一五國五華中



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已經有了七年歷史。這一支從戰鬥中生成、發展、壯壯起來的民族解放的武力，在「七七」事變抗戰以前，已經高舉起了民族抗日的大旗，在極度困難的物質條件下，在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寒風大雪中，與擁有科學化武器的「皇軍」及其支配下的偽滿軍隊，頑苦地戰於黑水白山之間，用民族英雄們的血肉，創製出多少驚人的可歌可泣的戰跡。不用說，這些民族英雄們所遺留的遺留，將與長白山、黑龍江中的流水，同樣的永垂不朽；並且，不單只成就了中華民族解放史中光榮的一頁，也可說是人類和平鬥爭史中光榮的傳跡。更不用說，這些民族英雄們用血肉換取來的寶貴經驗，又正是我們當前艱苦的民族解放事業中不可多得的參政資料。

在我們全面抗日戰爭中，東北抗日游擊運動是肩負着「獨當一面」的重任。但是因為受着環境限制，東北抗日游擊運動還未能與整個的戰局有機地配合起來。同時，關於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實況，也缺乏有系統的介紹。所以國人對於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也未曾深切的注意與觀察。

得。因此，一直到現在，東北這一支民族解放的生力軍，在敵人的重要後方，仍然作著一孤軍奮鬥，而未能盡量發揮他們抗日的宏願。

這本冊子，正當二期抗戰開始——也就是正當加緊敵人後方游擊戰爭和淪陷區域抵抗鬥爭的期間出現了，是有着相當意義的。

這一本小冊子，它包括了十二個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中區故事。作者雖然用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女子工作做主體，但故事本身並不因此只限於狹隘的女子工作範圍，而失去它應一般性和普遍性。在每個故事主體範圍，都擴充了整個東北抗日聯軍前半期發展的過程，在時間上聯繫了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六那五個年頭，在空間上是包括了吉東、吉南和江北三區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這十二個故事，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前，參加東北抗日游擊工作時，或親身參加，或親耳聽得親身參加的同志所口述的。這十二個故事可說都是事實，雖然爲了工作同志的安全起見，我們或更改了主角底姓名，顛倒了地區的所在，或爲了讀者起見，故意加上了許多曲折和障礙。但這十二個故事決不是憑空捏造的。

另外要告誡讀者的是：此書一面宣揚了東北抗日工作者底鬥爭技巧，一面又暴露了敵人在東北統治底弱點。我願把中聯優秀的兒女們，學習東北先達同志帶給你們底工作技巧，和臨陣了敵人的弱點，在輪胎區域中積極地展開廣大普遍的抗日游擊運動！

一九三九，一，三號於重慶。

目次

序	一
前言	一
一、用溫柔得來的代價	一
二、捨了自己求民族的生存	七
三、爲了民族解放犧牲了自己的兒女	一四
四、爲革命鬥爭而犧牲的普通民女士	一八
五、致敵死命的軍火是從那兒來的？	二五
六、威武不能屈的女營長	三五
七、一個被真理折磨的朝鮮女同胞	四四
八、抗日聯軍的日本友人——蓮子	五二
九、「我們有着一個英雄（敵人）」	六二

十、認識個人的愛人，和民族敵人的許逸蘭女士·····	八〇
十一、一支婦女隊怎樣成立的·····	八〇
十二、第一道警衛線·····	九一

前 言

戰鬥的東北抗日聯軍，在這偉大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所表現的勇猛，久爲衆目昭彰了。他們是在挾有「科學化」武器的「皇軍」殘酷恐怖的壓迫之下，組織起來，健壯起來的。不用說，在這一個壯烈的戰鬥過程中，成功了無數的民族英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奇跡。尤其是東北的女兒們，她們利用一切優良的條件——這些條件也曾啓發了「皇軍」對她們特殊的暴行，協助着東北健兒，創造了許多民族解放的戰跡。現在就我所知的，介紹給這位姊妹們，在這民族抗戰中，我們不應景仰她們，我們更應當學習她們！

一 用溫柔得來的代價

「閩島」這一地方，自日俄戰爭後，日帝國主義就自動劃算，勢力「閩島」。他不排有海租自出讓，並且還有警察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在矛盾中成長和發展着的，因為這一三角地帶的行政權及警察權的不統一，不唯很久以前，就成為了朝鮮革命的策源地，並且在一九三〇年秋，又出現了「中國紅軍第三十二軍團」的毛軍游擊隊。不久在中日韓共產黨聯合之下，又組織了蘇維埃政府。九一八後，在東北抗日總會努力之下，完成了民族統一戰線，而佔這一地方，因為過去的基础，就成了東北抗日軍最後全的游擊區。

閩們江左岸，高嶺北麓，稱為閩島之一縣的汪清差不多成了日軍的佔領區域，尤其是汪清北的小汪清這個地方，日帝國主義的「皇軍」曾三次圍攻，每次的結果，總是幾百條「皇軍」帶回去，可是當着他們長官回到「馬賊」究竟有多少人的時候，他們回答說：「我們一個「馬賊」都沒有看見——即使是用槍打死我們弟兄的馬賊！」

在一九三五年夏初，因東滿反日部隊內部發生分裂，日帝國主義的「皇軍」更爲有據可趁，

又大暴開成小汪濤，結果是佔領了，下面的一段故事也就發生了。

一天，日本的偵探已經探得確實，說小汪濤已到了可以剿平的時候了，他們便派了五百以上的兵來圍剿這個小小的村落。

夜暮慢慢落下來了，是一個溫柔平靜的夜，村裏時時發出年青婦女的笑語和愉快的歌聲。輕輕的燈光從那一朵二朵未關閉的窗內閃閃射出，燈影下似乎還有羞赧的人影；一聲呼哨，那面八方的日本兵便像狼似地撲進村裏來，刀聲，槍聲，皮鞭聲，呼哨聲，不單打破了這村中的平靜，還圍閉了那一家家安安穩穩關着的門。

「你們來幹嗎呀？」

「你們是打那兒來的呀？」

霹靂的聲響，這裏那裏用結結的日本話這麼問着。

「說！你們的男人在那裏？快說！在那裏？」寒冷的刺刀光和兇惡的眼光，一齊釘在每個被兒們的身上——這裏面有韓國人，也有中國人。

「男人嗎？不是都給你們殺完了嗎？」給帶隊長威逼着的一個女人這樣說着，並且還搖了

都隊長一眼。

「胡說，趕快把你們的男人交出來！」

「不信嗎？你們自家兒搜去好啦。要給我們找着男人，那才好呢！」又是一次橫斷。

「搜！」隊長的命令。

像燕子一般的日本兵比風推的還快，便擠進各家的門內去了。

經過了一陣翻門，跳門，踢牆，翻牆的乒乓聲響以後，從各家店內便響着約約發出的細碎的笑

話。

「歸隊！」隊長從那橫斷他的女人家裏出來，清涼地喊。

一個個兵士都橫提着槍，笑嘻嘻地走來歸隊。

「搜索人沒有？」

「沒有！」

「好，我們今夜在此宿營。大家要謹慎防外來的襲擊，不得卸去武裝，不得……」

隊長的命令還沒有完，那些遊兒們已經三五成羣，笑嘻嘻地開始提桶煮熱水，端着腳盆請隊長和

兵士們洗腳來了。

日本人喜歡洗澡的，更何況水邊這些瘦削的年青婦女送來的呢，所以個個兵士都眼巴巴望着隊長，希望他不是拒絕，娘兒們也齊打躬子去恭候他，請他先洗。這時已將近午夜了，天色很黑，沒有月，也沒有星，村外真如入夢似的沉寂，連野火的哄聲都隱有一點，隊長走到村口，上下左右探望了很久，很久，才折轉身來，幾聲笑臉，答應了娘兒們的請求。兵士們都趕忙把挑五枝一罐，五枝一罐的架上，然後坐下來脫去鞋襪洗腳。

隊長的腳已伸進溫暖的水裏去了，可是他忽然一怔，急忙把他腰間的手槍取出來，叫着他旁邊正在脫襪的一個兵，要他把鞋襪重新穿上，帶起武裝，命他到村口去守衛。

「腳已經洗好了嗎？」從黑暗中立來一位非常美麗的姑娘，向這哨兵問。

「啊，還沒有。」

「怎麼不洗腳腳上還兒來了呢？」是用了柔膩的聲音說的。

哨兵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嘆氣呢？」美麗的姑娘跑到他身邊去了。

「還是命我來守衛，還有辦法。」

「守什麼？」

「守獅子，守賊。」

「他們不是都給你們殺完了嗎？……可是，我問你，你怎麼防守？」

「他們如果來了，我就放槍，裏面的弟兄就準備。」

「你手上的可是槍？怎麼放？允許我看嗎？」一邊說，一邊攔着哨兵的手，要查看。

哨兵便把手槍的機輪用食指鉤着，說：「只要這麼一發，嘩，就行了。」

「這小玩意兒可真好玩呢，給我仔細看看好不好？」

哨兵看見這姑娘滿臉的怒氣，便笑着把手槍遞給她。

「不許動！不許叫！」姑娘把槍接過手來，指着哨兵的胸口，用一種堅硬的聲音對他這樣

說。

哨兵舉起雙手，驚惶失措，不敢出聲。

哦！她！姑娘的槍朝天放了。

做山嶺，以渠決，不但在那些該着的義勇軍，呼喊着，激瀉一般湧到村口來了，村內的婦兒們，搶了那些該着的步槍，對着那正在享受着熱湯浸腳美味的日本小鬼開放。不上半小時，五百以上的日本兵給打死了大半，俘虜了小牛。

哈哈時！哈哈時！又獲得了這一大批精良的武器！

小莊清還沒有到可以完全翻平的時期！它是一處聲聲，它孕育着無數男女戰士，期待着一天把無恥的敵人趕出東北去！

二 捨了自己的性命來求民族的生存

東北的義勇軍全靠『出奇制勝』的游擊戰術來打敗日本小鬼，大家都知道游擊戰術的地理條件，在多山的地方最有利。在這裏就存著一個大問題，卻很是困難的給養。因為山多地僻，交通不方便，運輸困難，這給與東北義勇軍極大的不便。不但如此，他們還要顧到四面八方比響大連震敵，比對狼遼遼東的日本偵探網；可是，他們就困處山溝，等著餓死嗎？不，他們當中有著『死』死去為大眾求生存的戰士，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的軍長夫人，便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三三年，東北義勇軍的勢力一天天向前開展，日本人的壓迫也一天天地加緊，現在向第四軍那時還沒有編成，稱爲『反日游擊隊』在寧安縣邊境時時和敵軍接觸，一連戰了幾個月。軍械軍需都不充足的游擊軍，怎麼能和敵人持久下去，但給敵人圍困了，只有盡力抵抗。

『我們的食糧已完全吃盡了，怎麼辦？這重圍還不知那一天打得出去！』管軍需的秦對軍長夫人說。

『這我早知道了，現在計劃着到縣裏去設法呢！』

那天下午，軍長夫人扮成一個農婦，挑了一担柴，帶了十七八歲的男工，向縣城進發，樣子確像是去城中賣柴的。

黃河兩岸，繞着小道走了許多難於行走的險，也遇到了許多武裝隊的盤查，然而，終於給她到達了城裏。

不願做奴隸的人民，雖然在殘暴的日帝與主義嚴密的蔣匪的統治之下，有時會，還是反抗的。那些商人，一經證實了是賣柴婦人是他們天天希望着打勝仗的義勇軍中的分子，都顯露異常助，可是他們又怕給日人賣恥，遭受殺害之禍。

「別怕，別怕，我在延吉縣沒有父母兄弟兒女，我願以他們的生命為担保，決不洩漏你們一絲一毫的消息。」担柴婦肯定地說。

於是，在幾天內，在寧安縣長協助之下，捐得了幾千元錢，她買了兩大車的食品和衣被，還剩下現金一千元留在身邊。

這些東西，她無法倉猝運送，只好公然裝上大車，裝着是一家農民，拉着回家去娶媳婦，做喜事的样子，她自己這時也變成一個家道殷實的農婦了。旁邊還坐着一個用來打獵的長工。

上非常順利，經過了多少盤查，都給這巧妙給對付過去了。這和那警察

一道盤查，他們會心地，愉快地相視微笑一次。

經過黃旗屯了，他們都捏上了一把汗，因為這裏駐的警察最多，盤問得也最嚴。

「停下！」車到黃旗屯了，一個警察喝道「那裏來的？上那裏去？」

車上的主婦忙答應說：「是從縣城來的，現在回家去。」

「家在那裏？」

「在馬家屯。」

「這是些什麼？」

「麵粉，豬肉，衣服，被頭……」

「幹嗎用？」

「吃呀！我家小子要媳婦兒呢。」

「娶媳婦兒幹嗎用這些尺寸？同的衣服？搜！一定是奸細。」

車上的主婦給一個警察一把推下車來，從頭至腳搜查下去。

「長工。這錢上頭有這許多錢。」

「據那小子！」隊長一手把錢接過去指揮那長工。

長工身上沒有什麼。

「這是你什麼人？」隊長問主婦。

「是我家雇的長工。」

「你帶這麼多錢是幹什麼用的？」

「哎呀，我家娶媳婦不用錢嗎？這是我從城裏借來的呀。」

「胡說，娶媳婦要用這麼多錢？明明是撒謊，押到局長那兒去。」

主婦和長工都帶上手拷了，局長是個國人，局長的旁邊却坐着一位日本人，是他的顧問。

「不要撒謊，你是不是給那小子送東西？你實說便沒有罪，告訴我們那子在什麼地方，我們還

要給你很厚的獎賞。」局長一氣說了這些。

「……最近，我也不知道那子的住處。」

「真不知道。」

「問那小子。」局長勸了。

「那小子是我家的長工，他什麼也不懂的。」主婦忙替長工解說。

「那麼，一切都由你做主。說不說，鬍子在那裏？」

「我不知道鬍子在那裏。」

「好，掛起來！」局長下令了。

她的兩個大手和兩個大腳趾都用細麻繩繫緊，然後四馬絆都拉在一塊，再用棋子穿起來

掛起

她只嘆痛，不說一句旁的。

日本顧問見她口硬，便命局長交給他去審問。

她給放下來了，日本顧問親身給她捧水喝，遞給她香煙，扶她坐，等她神志略為清楚之後，才

柔和地對她說：

「太太，你何必替那些殺人搶人的鬍子吃苦呢？你家庭想養育兒女，為什麼不替他們整頓

呢？我想你最好還是實說，說了，我們派人送你回去，而且保證你一家人，永遠還不受任何傷害。」

「別來誘惑我，要我實說什麼？我已再三再四說過我不知道那孩子在哪裏。」

「不說？好，看我的手段。」日本人調臉了。

他叫進四個大漢來，把她衣服褪去，用針一般尖銳的蕎麥來刺入她的奶乳；同時又用竹針插進她的指甲內去，她疼得發抖，豬似地叫，但一句什麼也不說。

「灌辣椒水！」

這是嚴酷的刑法了，她給灌得七竅噴血，幾次三番地死了過去，然而蘇醒以後，她還是什麼也不說。

這些刑法不斷地在她身上施行了一天一夜，最後，判定執行槍決。

長工給釋放了，因為主姑說他什麼也不知道，同時他年紀也小，看來不會有間諜的樣子。

軍長夫人給執行槍決的時間是在深夜。從局裏押出來，已成爲母夜叉的樣子了，兩腿已給棍子夾扁，站不起來，混身的寸寸關節都感到刀割似的痛楚，她心裏發惡，可是神志還很清醒，她

她找到一片小小的草坪的中心，坐下，抬頭看天，天色還樣的黑，可是她知道墨黑的天不久就重光明了，她禁不住笑了一笑，她再看四周，在每處環立的國外，遠遠的有一二星燈火，似乎是她村人家，她想他們會把她的屍身埋妥當的掩埋的，她又很幸福地笑了。

果然，她的屍體在草坪上停了半夜，第二天清晨，還在晨光熹微的時候，便給鄉民抬了去，並且，經了相當的救治之後，她又活了，因為槍彈只穿過了她的胸膛而沒有損及她的內臟。

鄉民把她抬回去了。現在她傷已治好，身體雖然很衰弱，但她仍然還像其餘傷者繼續地在做她抗目的工作。姊妹們，這一次她雖然失敗了，可是這是多麼值得大呀，我們的輩比她好，我們更該努力做工作才對呀！

三 爲了民族解放犧牲了自己的兒女

土龍山是松花江下游最富庶、區域，農民種植也最多，在「九一八」以前，這一帶居民過着饒幸的生活。每當冬盡春回，冰雪融解的時候，遍山上佈滿了嘹亮的歌聲，牛羊成羣的在翠綠色的淺草上打滾遊戲，日光溫和地照着。男人們，褲腳露到大腿上，開着鋤，在田中壯健地耕種。女人們，孩子背在背上，在家中燒好飯，用飯籃端着，一到日中，便且歌且行，歡天喜地給田中工作着的丈夫送去。天晚了，一片暮靄從地上緩緩地騰起，牛羊群在女人背後，懶洋洋地走下山來，男人們荷着鋤，唱着不知名的短歌，向那炊烟裊裊的自己的家走去，心裏感到說不出來的滿足。然而「九一八」的砲聲響了，這一片世外桃源便感到威脅！日本人要統治這塊地土，鐵血當然第一着。在東北其他各地的農民，有爲了這東西被殺的，有強迫着硬給繳了去的，還有巧妙地把它搬起來的，而在土龍山却倔強、明白地反抗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做！

「不做？誰敢反抗我堂堂『皇軍』的命令？不做就派飛機來把土龍山炸爲平地。」日本人叫人來通知土龍山的居民說。

牛羅山那時的甲長，即是現在抗日聯軍第六軍司令謝文東先生；他聽見了這個消息，便新新加緊村內的組織和訓練。

到了一九三三年春，日本人見威嚇不了這些他們所認爲豬狗的農民，不得不派兵來強迫繳械了，這一次他們派來三百多人，並帶了八挺重機關槍。

日本兵到村口了，甲長先生率了男、農民們出去迎接，說明他們繳械的理由，等這一批男人退去，女的農民背了孩子，各各端了菜肴酒肉，前去慰勞這遠道來征的「皇軍」。她們鼓勵勞動，並且說村外的曠風大，不宜飲酒，最好是請進村裏來。

「先生們老遠地來，實在應該舒舒服服地休息休息。我們是帝國治下的農民了，那有再敢違抗命令的？請，前些日子因為有有些人家多年不用，一時找不着，所以總是收不齊，這幾天我們加緊找行了，已經堆在郡兒，先生們休息會兒去搬罷。」甲長夫人非常婉轉柔和地說。

「請進去歇歇氣罷，賞賞光，吃點我們農民的粗食。」另一位年青農婦誠懇地向他們請求。日本軍人，無論他們的紀律怎麼嚴，但總還是當不起禮段二字，他們從山脚爬上山來，實在有些想吃東西了，同時又看見這些農婦們滿臉誠懇，沒有絲毫狡詐，更何況她們抱裏養的孩子都

在背上，如有什麼埋伏，一經察覺，她們如何逃命呢？所以他們遲疑了一會，也就答應了她們的要求，全數開進村裏來。

坐好了，步槍圈在身旁，酒杯在手，正欲暢飲時，嗚！屋外的槍聲響了，男農民們手中掣槍一湧上來，一個不定一個，三百多「皇軍」提燈短炬，被殺了個，土龍山，農民又得多了三百多妙精良的步槍，和八挺重機關槍。

這消息傳到了依蘭縣的「皇軍」司令部，震怒了「皇軍」，即派了八以上的軍隊來剿平這座土龍山。

沒有援軍的農民，單靠他們所有的槍和子彈，當然不是槍彈充足的日本軍隊的敵手，所以他們不等敵人來到，便決定放棄他們世代固守，安身樂業的家園，而移到森林區去和日本人作游擊戰。

午夜以後，萬物靜了，他們捨棄了一切，全身輕裝，帶了所有的槍械悄悄地向森林區進發，婦女們除了擔筐之外，「揹上幼小的兒女，放棄了家屋，用具，一揮頭跟在男人們背後，毅然決然地走了。

到土龍山江流壯壯丹江的時候，後面槍聲大起，他們知道這是趕上來屠殺的士兵，他們避決

渡江，可是人多船少，一時過渡不及，婦女們，背上駝着孩子，更加累贅，行動更其遲緩。怎麼辦？她們決不願拖累自己的丈夫，因為他們還有解放民族的大事業在前，她們不願和孩子留下來，眼看日帝國主義的宿願，同時她們還要參加民族解放的工作，她們尤其不願把孩子單獨留下來，做亡國奴，怎麼辦？兵追近了，彈子雨點似地在頭上橫飛。大江在前，她們將往何處去？

「把孩子們擲在河裏罷！爲了民族的人格，我們寧願看見他們死，不願他們去當亡國奴，嫂
子們，擲下他們，我們趕快過江，偉大的工作在前，趕快去參加罷！」人羣中，有個農婦這麼喊
着，而且把她背上十一歲多的孩子解下來，用力一拋就擲在河裏。

「不願他們做亡國奴呵！」一片聲響應和起來，接着婦女背上的孩子都一個個被解下來就擲
在河裏。

累贅去了，行動自然也敏捷了，不一會，全對上龍山的農民都過了江；日軍追到，隨着滔滔
的白水，連他們的影子都不見了！

這一批民族解放的先鋒隊，開始了東北農民武裝暴動的第一聲。這種暴動的作風，影響了東
北全部的農民，使日帝國主義在東北繼續嚴厲政策，遲緩了下去。

四 爲革命鬥爭而犧牲的蒲逸民女士

鞍山這地方，是吉東重鎮，日本佔領東北後，鞍山就變成了進攻蘇聯東部軍事根據地。

日本底野心家，把這一邊塞的城鎮裝備了許多防禦式的堡壘，嚴嚴着未來的殘酷屠殺，以壓潰那些野蠻軍閥沒有止境的獸性。

由這一包藏身陷，野蠻，黑暗，失却了人性生活的地區，有一條筆直的大道，直達對面的蘇聯境界——這裏面是自由，平等，快樂，幸福的生活——那就是蘇聯東海濱區的一個小站——烏蘇里。

烏蘇里——這一座快樂和平的小鎮，也武裝起來了！是的，蘇聯喜歡和平，但是，他更「武裝保衛和平」——他絕不侵略他人，但也不讓敵人佔他的一寸土地！我們可以看到雄赳赳的工農紅軍，全副武裝，冒着寒外的風霜，不分晝夜地在巡邏，以保衛他們自己所創建的祖國。「子打擊者以打擊」，這是蘇聯底自衛精神！

「讀者必語」，「攻擊者必語」，在鞍山，那些「師出無名」飽受「武士道」精神洗禮了的人，

「將軍」們，也這樣驚惶惶地作着「敵人肉體」的追述。東北抗日聯軍最頑固的據地，就是事找這種「矛盾地帶」來和「皇家」們開玩笑。

密山是一個地區整頓司令部所在地，駐紮了一個旅團「滿洲國」密營軍。抗日聯軍不但在軍事上派有強悍的游擊隊，時常作着突擊戰鬥；在政治方面，也派了大批工作人員，在地方上工作，這些工作者不但教育着民衆鼓動暴動，并打進偽軍中去，喚醒那些失掉了靈魂還依的偽軍們，使他們掉轉頭，攻向敵人。

這種工作，在「偵探團」的爪牙監督下，不用說是多麼艱苦，困難與危險呵，并且要如何的機警，虛心與具有成熟的工作技巧的同志，才能達到任務！可是，只有在艱難困苦的工作中，才能產生出偉大的同志來，并且也只有在這種每一分鐘都與鬥爭的環境中，才能發揮出他們底天才來。在東北數年的鬥爭的生活鍛鍊下，發現了許多的天才工作者，以「偵探團」自貶的走狗們，在他們眼中，竟等於飯盆裏底蒼蠅。

在工作的整個的計劃中，同志敏同志，經過了許多艱難曲折的鬥爭，得以參加到密山底地區整頓司令部裏工作了。并獲得了一個機關槍連連長的地位。

機關槍！這種能發揮強大火力的殺傷武器。在抗日軍中每一個指揮員與戰鬥員必見過個名詞。當眉飛色舞地想立時一抓過來，但是，在虎嘴裏的肉，你想勉強地奪取過來，不惟你不能得到什麼，不啻心機會損失了你底肢體和你底性命。在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圓滿地取得敵人底機關槍。

爲了胡同志的工作和安全，在敵人嚴密的監視下，抗日軍只好和他暫時地隔絕起來。這時精明強幹的胡同志，一失掉了廣大的工作同志和羣衆，就失掉了工作底指針，甚至於不能發揮他底工作效能，和達到他底任務了。

在這種艱難與微妙的時期，來了救星，那就是胡同志底夢人，蒲逸民同志由上海來到了密山。

同志們向她談到了這一工作的困難與重要，具有豐富革命工作經驗與成熟技巧的蒲同志，毫不遲疑地負起了這一艱鉅的工作。

她變換了那不常理的亂髮，換上了鮮豔的服裝，她變成了一位高貴的太太，她從客廳了負起工作的担子那一天起，時時在奔走操勞之間，展開了她底宏願的姿態，在某一次夜間的晚會，她

選定了約區司令鹿太太，由此并作了趙野士小姐的家庭教師。

她利用種種情感作用，向太太進攻，使趙同志面地位日益鞏固，她又利用了電影院裏黑暗和慶典的複雜，將敵人的軍情交到工作同志的手裏。同時，趙同志的志願，在抵抗坑旁泥手紙裏裏也能得到抗日軍活動的情形，與外部同志們配合工作底現狀。

烏羅里江邊底冰雪，在融化了，這是露上底春之消息。「春季大圍剿」的鬥爭，又發熱了每個戰士底心裏，機關槍！機關槍！那望敵團穿的機關槍，我們能等着受你底屠殺嗎？

「我們不能等待了，這是最後的機會！」趙同志很堅決地告訴我們。

一個秘密的消息，敵人抽調一部份兵力到別處去了，只留少數部隊做監視「滿洲國」軍隊的工作。

趙同志經過很大的努力，把司令鹿太太和小姐說動了，第二天是「立春」，一同隨着郭司令和一些高級的日本軍官，到郊外去「迎春」。這是東北底民俗，非規定當晚在城北小山上的二座白鐵底別墅裏聚餐。

同晚七時派少數同志至城東日本兵營，近作警戒射擊，並假敵人出營，派大隊至南門迎擊。

同志睡醒。當晚抗日軍接到了蒲同志這一頁手條。

第二天的中午，蒲同志混在這萬發軍官羣中，到郊外，踏雪迎春去了。人類是有情感的動物，這羣陷入殘酷，枯敗生活裏的日本軍官，受着這大自然的誘惑，他們也留戀忘返了，因為不但有鬱鬱如霜的大山，蒼翠綠楊的杉林，並且有醇酒，還有女人！

是夜了，飄着清雪和着刺面的冷雨，日間溶解了的雪，又結成了冰。緣在暖烘烘燐燐裏的人們，有些頑強地不想走出這暖室樂窩了，快些吧，這裏有音樂，有醇酒，有女人，「我們應該享受呵！我們是勝利者！」

「報告，東門外，鐘聲！」衛兵底報告。

酒樓充滿了軍官的軍官們有些狂悖了，他們不是舞美，好像有些得意，打散了他們底高興，事實的逼迫，他們只好不自然地，閉坐位。

蒲同志拍着胸說害怕，司令底太太小姐哆嗦成了一團，她們說：「我們有很多的衛士，就給在這裏吧！」教給聲息了再說。蒲同志也附和着。

郭司令愛他底太太小姐，有些同意了，馬上又把這些意思按上許多軍事學名詞，譯成日語，

和那些日本軍官商談。他問我首領了，問着這位女人，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

鈴蘭說：「不，日本軍官們都不安，她覺得我能報告，她就想說，這樣。」

胡國清聽了，日本軍官們都不安，他覺得有人想圖謀，下令到外面外發，中途在廣大的歡呼聲中離開了。

抗日軍接收了八達嶺的鐵路權，在胡國清指揮下，幾面被接收，將大混亂中，傷軍因為失掉了指揮，投降是敵人的佔了半數，抗日軍才得了大敗，一個個的投降。

第二天補償說着，胡國清在中休，被抗日軍抓去了，而太太一個朋友也受了損傷。

這是一個謎，這個謎現在還沒，其他的人知道。

胡國清仍然在胡國清，她和他在一起，走過了胡國清的大城市，不管是一箱京一或哈爾濱，他所到的地方，都有許多軍事情報被抗日軍，因此，胡國清不難得到大的勝利。

她太疲倦了，有時，她會得到消息，她對他做了一些，胡國清，不音高由，送到胡國清手裏，在胡國清中，他會知道，是胡國清的事。

她是四川人，她住在胡國清，會讀三年書，經過訓練，對於他的抵抗，還可以支撐，

可是，終是太疲勞了，因為除治以外還無暇！

她始終，懶於鬥爭着，多方應付着，胃病竟一點點地爆發了。在一次遠途跋涉中歸到哈爾濱時，她病倒了。

養病，是有閒階級人們才能享有的，她爲革命工作，仍然在鬥爭着。

一九三五年底春天，她不能支撐了，入了哈爾濱道里一家猶太人住院院，因爲開刀手術不良，就結束了她底鬥爭生活。

哈爾濱極樂寺下坎底墓園裏，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墓誌，——「薄邊民女士墓」——在三個人都悄悄她，沒有悲哀，沒有細語，低低的悲憤聲中她安眠了。

她等待着！等待偉大的民族解脫運動勝利後底葬禮！

五 致敵死命的軍火是從那兒來的？

大勳勳密真是好地方！初秋的風爽快地震來，將那一望無際黃金似的麥子壓倒又扶起，像互相在親熱遊戲似的，遠遠望去，真像一片金色的海水，在陽光底下翻滾，掀起一層一層整齊的大浪。王樂荷在這地方來去已經不只一次了，可是，她每次走到這些地方，都有新的感覺，是愉悅？是悲壯？是沈痛？是自由？……她雖然分析不出來，然而她總覺得這地方和她走出來的舊城鎮有着不同的空氣存在着。

走過這片田野，便到了一個小村落，都是她的目的地，村中人已和趙德清離了，看見她來，忙招待她坐，問她的話。

她也問他們，「你們打算在這大勳勳密住多久呢？」

「多久？這是我們的家鄉，我們的園土，我們要永遠守着。」

「不是這樣說，事實是事實，我總擔心你們的軍火不夠，萬一使完了，沒有接濟的，怎辦？」王樂荷同他們交易，已不是一天一日的事了，他們知道她是一個重義，豪邁，機智、胆大的

女兒，可是她一見他，就覺得有良心，覺得這大樺士太不造謠，却從來想到對於他們別有種不造謠的心，所以，當下她一見，幾個女人一齊都笑起來了。

那裏，現在看來，歐陽克這回倒真是吃了苦頭，那個靈光巧妙地反問了。

【記者訊】據悉，在「五一」前，除了派兵巡邏之外，可以全面放火。現時私鑄軍火的

「男一」被接話說：「只要沒有犯罪這方面情形的人。」

[illegible][illegible]

歲給一個軍官買去，二十歲，他把我玩厭了，就另自去討個小老婆。

我不堪人世的煩憂，帶了自己最愛的一點一書隨了出來，書是有限，歲月是無限的，若用完了怎辦？想來想去，我遂託人介紹到大煙館去徵求招待。那時，我們國家，我們的東北已經被日本鬼子霸佔去了，我原來還有個妹妹，事變後，不知去向，聽說也是給日本鬼子霸佔去了。在那軍人家二年，認識了好些現在還在當政的官吏，後來徵求招待，又結納了一批大家所部的地痞和土匪。

做了三年女招待，摸熟了黑貨的門道，便將自己的一點積蓄做本錢，大開地販賣烟土來。這生意還很不壞，三年來，賺了一些錢，然而，一睡到半夜起來，便想到自己既無兒女，又無家庭，賺錢來做什麼用？

同時，我來到你們這裏，看見你們食不安，睡不寧，得了點抽煙都當做奢侈，喝口鹽水，吃口包米，已經算是了不得的食物了，有時和日本鬼子鬥起來，一連三四天不得飲食……我想東北是大家的，應該大家來把它奪回，可是我只有你們受苦，我心裏這心去，已不得也來分與你們的一點工作。『始有力量，一氣說到這裏才停止，注視着那兩隻大的眼色。他低，抽煙的也

不抽了，非常興奮地笑著。停了一會，那有微鬆的農夫忽然鬆了起來，握住他的手，叫道：

「好極了！王太太！我領你看一個人去。」

在這村落的後背，一個土崗的腳下，有所板屋，屋門上懸了一塊白紙糊的木牌，牌上寫著：「抗日聯軍第四軍宣傳部。」屋內有一個老頭子，腰間掛著手槍，正伏在一張案桌上看書。他們走到他面前，他才抬起頭來，用驚疑的眼光輪流著流視他們。

「這是王太太，就是來收買我們這地裏大烟土的王太太，」有微鬆的農夫介紹道，「她，她還有話給你說。」

「你是那裏的人？」老頭子問。

「吉林人，家住在松花江北岸大沽洞。」

「她剛才已經訴說過她的家事，她父親是軍人，很早就離開了家，母親已死，她……」另一農夫接說。

「你叫什麼名字？」老頭兒離開書桌，注意起來了。

「我現在叫王紫荷，小名叫桃娘，因為我是在桃子紅的時候生的。」

老頭子走上前去，把她仔細一看，又喜又驚地喊道：「你是姚娘嗎？我們……我的女兒嗎？」
「你是我父親嗎？哎呀！」到底是女人，忍不住，喊一聲便哭起來了。

屋內的其它的人都擺出驚異的臉相看着他們，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老頭子攙了毛荷兩手，忙安慰她說：「別哭，我已經知道你的詭計，現時不是我們悲哀傷世的時候。女兒，你學不要做父親的女兒，要，便把你的聰明，能幹重獻出來。」

「我們剛才領她來見你，」一個農夫忙搶說：「就是她說出她原來分租一份工作。」

「真的？」老頭子注視着她，笑了：「你不怕危險？」

「我到此地來販賣大煙土，不是已經賣着危險嗎？爸，儘管吩咐我，只要我能辦到的，決不顧慮任何阻礙，決不害怕任何困難。」

X

X

X

X

「王同志，你上月運來的子彈，已經我們豐富地支持半年了；可是日本鬼子近來把我們圍攻得很緊，而且他們使用重兵器，我們只有步槍對付是不行的，我們最好能有重機關槍和手榴彈，不然，我們將要受到重大的打擊。」在一叢松林中，胡金輝聲對從城裏交易回來的王紫霄說。

地，捧着膝，坐在草地上，眼睛從松樹縫中看着遠處，沉思，沒有回答。地平線上已有了積欄而帶紫色的高粱，麥子已割完，可是地上還留着一二尺高的麥草，遮住視線，看不見附近的村莊。

「你上月那些子彈是從那裏買的？」胡桑認有意來引她說話，打破沉寂。

她仍然不作一聲，只深深地沉思。停了許久，看看天已漸黑，她突然站立起來，說：

「盡我的力量去辦，你們所需要的，也許能得到，不過沒有什麼把握。」

第二天的晚上，在通河縣城的一個日本浪人家裏，擺了席，有七八個人在聚餐，大家高聲談論地痛飲，都有了九分的醉意，而佔着首席的王紫荷，除了哈哈笑着時最流行的笑話，活潑而風趣地嘲諷着他們。

「我說，老高，今年你的生意很不壞，可是你得逼着我，不然，你就要倒霉。」王紫荷嘲笑着一個大個子說。

那大個子眯着眼睛，盯在她的臉上，哈哈大笑起來：「可不是？……呵，我問你，這筆生意成功丁，你拿什麼謝我？」

王紫荷笑一頓，做了個撒嬌的姿態：「你不給我在三天之內辦到，我可要不依你的哩。」

「小王，你那些土都賣完了嗎？」另一個有着一大肚子的人看見他們講得動靜，有些嫉妒，故意來岔斷他們的話頭。

「還有呢，」她向他轉過身體，輕快地回答：「你幫我一點忙好嗎？」說完，又是一笑。

「好！好！我一定幫忙。」大肚子得了這句會應允回答。

三天以後，王紫荷從幾天們那裏過去的船土已售完，他所變賣的重機兩台和手榴彈，都到手了。她欣喜得很，連睡夢都有了。半夜，她醒起來，在船艙裏摸索的找錢，她還驚慌，揭開木箱蓋，推開着那些拆開了的零件，看見那上面寫着清道夫的「昭和×年」的字樣，她依舊地微笑了。蓋上蓋，點點頭，她不禁對發自語：「這是公平的，對這路客必須用他們自己的武器去打擊他們！」

從通河縣到勸勤密林止水路或旱道，都要經過嚴密的檢查。她帶着這些又惹眼，又笨重的木箱，怎樣過得過去呢？可是她顧一切，將那些零件從木箱中取出，用麥草一件件包好，再放在她那些裝運大烟土的空箱內，看上去，完全像些常常販賣麥草的船隻，她也將這些像一箱一箱般法關到地常來的那隻有油船上。船上的人，上至船主，下至茶房，她都是熟識的，她平時請他

酒喝過，讓他們打牌，必要時，她還借給他們錢，三百元兩百元，毫不計較，這一次，她一上船，先和船上的人打個照面，然後邀他們等船開後在大廳裏來喝酒。

「弟兄們，」她在主席位上，舉杯在手，眼光在滿座的人的臉上掃了一遍，微笑著說：「我這次帶的貨多一點，多承你們看顧。等手續完了，再來謝你們。」

「好說，好說，」大家一齊圍叫起來，「大嫂的事還有不變力的？」

到檢查的關口了，她立在船頭，神色自若，擺出老於敷衍的樣子。檢查員上來了，有中國人，有朝鮮人，也有日本人，神氣十足地在旅客的船內和身上像獵兔老鼠似地搜查，然後來查她的錢袋。「這些是什麼東西？」一位日本檢查員滿臉殺氣地問。

「這個？」一個茶房忙走到他們身邊來，用手比了個口形，眨着一隻眼，似笑非笑地說：「你們不是不知道。」

「誰送的？」一個中國走狗問了。

「這個主兒。」他再舉起手，伸出一個小指來。

「在那裏？」

「那不是？」

她看見他們一齊向她看，不爲絲毫恐懼，也不顯半點凌瀟，坦坦白白地向他們嫣然一笑。檢查通過了，她還有什麼掛慮的？所以她老是勝利地笑着。

船到了碼頭，就有許多手脚靈活的苦力來替她搬取，不用她吩咐，他們便把那些筐箱搬到了她的目的地。

「慶祝王國志的勝利！」

「王國志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在抗日聯軍第四軍的政治部裏，當夜舉行了一個快樂的聚會。她自然是這聚會的中心，喝了不少她自己帶去的酒，最終，她的父親告訴她說：「我們有了這兩挺重機關槍，和這些手榴彈，自然可以和敵拚個高低，可是，我們的武器到底不充足，還需要一個源源不斷的接濟。」

「我們最好能繼續不斷地買到手榴彈。」胡金謀添說。

『不用你們擔心，我的一切計劃過了，子彈的接濟，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現在有三個取得子彈的來源，第一個由你們取日本鬼子的不替；我還可以從日本浪人、朝鮮人那裏出錢去買；其次是大烟土到一個洲國，軍隊那兒去換。還有兩門小鋼砲，我也快接洽好了，約定了十天之內交貨，你們不要擔心。』

『王同志高談！』又一次歡呼。

喝過酒，她又辭別他們走了。他們都認為有了她，軍火的來源，不患斷絕的，與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的游擊戰爭，一定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佔領着大勒勒寨的抗日游擊隊第三軍的政治工作人員，秘密地到李村來了，他們的任務是策應「農民自衛隊」的。

「同胞們，看看你們這一片鐵鏟的田園，轉眼就要落到我們的敵人手上去了！我們的這個敵人是怎樣的一個敵人呢？他們不單要奪取我們的財產，他們還要殘害我們的生命！他們不單要殘害我們，還要殘害我們的子子孫孫！……一定要把我們弄到萬劫不復之地。像這樣的敵人，還不是快設法抵抗，驅逐，消滅嗎？……」一個政治工作人員在李村的農民秘密集會上，聲嘶力竭地說。

「要怎樣才能抵抗，驅逐，消滅他們呢？」一位老太太顫巍巍地立起來熱忱地問。

這老太太是個個人都認識的，姓李，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她已有五十七歲了，丈夫早死，遺孀很多，她還一家在李村居住已不知有多少年代了。

「李老太太，我們目前唯一的方法是組織『農民自衛隊』，因為兇猛的敵人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對付的，我們必須一家聯一家，一村聯一村，一鎮聯一鎮，連合起來，用大眾的力量和熱血去和他們鬥爭。」

「萬一我們抵抗不住呢？」另一農民擔心地問。

「抵抗不住怕什麼？」老太太忙接著說：「不抵抗還不是死嗎？」

會議的結果是：經大多數村民的通過，將「農民自衛隊」迅速地組織起來。

不幸得很，這決議沒有得着全數的通過。那少許不舉手贊成的，因害怕懼萬一失敗後要遭日魔的屠殺，便偷偷地搬家，移居到他們自己認為安全（？）的地帶去了。

村民移居，引起了日本魔魔的注意，那如狼如犬的偵探，不久便得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的消息。

到了「農民自衛隊」決定成立的那天，村外早已嚴佈下軍事屠殺的帝國主義的劍子手了。

「怎麼辦？」老太太從村外購物歸來，急得滿屋亂轉，「怎麼辦？」

「怎麼辦？」看當時間快到了，她只得集合她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吩咐說：「孩子們，眼前全村和那塊將到來的抗日軍的生命就要斷送到日本狗的口裏去了！我現在想：不幹也是死，幹也是死，與其像王八那麼仰頭待殺，莫如抖抖擻擻和他們拚一拚，說不定我們一拚，還拼得出一條生路來。現在，事急了，你們趕緊分頭去給那些抗日軍覆信，走，快走！」

佃子手們看天色漸漸黑了，田路上早已一片漆黑，夜間村莊炊烟和落葉輕輕地飄着，農民都帶着鋤，靜靜地回到村中休息地裏去，一點沒一個靜靜地站着，『這就』的形跡。

天黑了，村內便靜靜地有幾聲動靜，佃子手們疑心起來：這一定有什麼事情了！

『趕快去，』佃子手們不得不離開，下令了，『今晚開會去！』

這時佃子手們便向村莊裏，靜靜地來，聽着長長的命令，叫全村的人集合。

村莊的廣場上，頓時站滿了人和火把，這火把下閃爍的槍和銅刀。

『聽名！』長長的命令。

除了已經移居的一部份人外，其餘的都在這兒，不，不，還少了李老太太的三個兒子和

一個女兒。

『他們全都被殺了。』佃子手們，這話李老太太聽上心。

『他們都上墳去賣了，我不知道你今夜要來聽名，不，我打發長工去把他們叫回

來了。孩子們年青，一到縣關地方就捨不得走。』

『什麼時候去的？』

「唔，是，是昨天。」

「胡說，我的人今早晨還看見他們的。……那出來，你胡說。」

村人們都給以默問，只留下這老太太在這裏。他們兩三個人將她一推，推在地上，再用大股粗繩的麻繩捆她的手足，齊勢纏起來，然後剪斷了她的上衣，命令她爬在地上。

「說！你的兒子女兒是不是給鬻子送區去了？」隊長牽了手鎗，提起一條馬鞭來。

「送信？」老太太睜着眼睛看着隊長反問，「送什麼信？給鬻子？那兒有鬻子？」

「一鞭打在你背上。」

「我不說？」

老太太蜷身一縮，勉強坐在自己的小理上；「叫我說什麼？問的事我一點不懂。」

「不說？」隊長的臉氣得鐵青，舉馬鞭來，沒頭沒腦的在她身上亂抽，那枯老了乾瘦的背上，首先只亂麻一般的白痕，接着是一片青紫，皮便是皮破肉裂，鮮血四濺，……她還爬了，還爬轉來，倒躺在地上，任憑他們打，只喘息，不作一聲。

「還說不說？不說，我今夜就這樣把你打死。」隊長見她喘息得緊，暫時停了鞭子又逼着

問：「燒燬不燒？不燒。」

她苦笑了：「說什麼？……死？我已經活了這多歲數，還怕什麼？」

「真不怕死麼？看看我的手段吧。」隊長喝令兩個兵將李老太太家的大鐵鍋抬出來，安放在成爲品字形的三個大石上，鍋底再燃起熊熊的火，火苗從石縫中伸出來，足有兩尺多長，燒得李太太知道還是拿來發嘲用的，她的全身起了豆大的寒粟，心臟跳動得快要爆裂了，可是她臨危脫逃斷刑麼？不，只要她帶回個人的生命，說出抗日軍們的所在到來。鍋燒紅了，隊長把地後鍋子捉熱極地一把擲到火旁邊說：

「怕不怕？趕快說你的兒子和女兒是不是給辦子送過去的？辦子們的屍屍在那裏？說了，我立刻就放你，也不加罪於你的兒子和女兒，不幹，我就把你丟下鍋去。」

「你要我下什麼？」李老太太囁息說，「我也沒法不去，因為我說不知道，你是怎樣也不相信的。」

「那末，」隊長把她的兩肩抓著使勁往鍋裏一扔說，「好，你『坐火草』去罷。」

焦臭氣味立刻充塞四野，破衣燃了，皮膚焦了，頭髮也燃了，她咬著牙，閉著眼，在鍋裏亂

滾，但不啼叫，也不說一句旁的什麼。

不上五分鐘，她已成了泥沙地上的蚯蚓，這些微的蠕動都很費力了。隊長這時才把她由鐵裏提出來，叫兩個兵解了她那還未燃盡的褲褲，把她抬回到燒窯裏去。

「喘着喘道了吧？」隊長看着她那半死的臉，啞笑着說：「這回的，就這麼待過。」

她現在床上，直到天明才醒醒過來，可是她的身體絲毫不動動，她咬緊牙關忍耐着，靜聽那些兇殘的殘獸還在村內橫行，她聽見他們挨家挨戶亂搜，挨家挨戶盤問，可是他們毫無所得，終於悻悻地去了。這時，她忍不住微笑，她慶幸爲民族生存而鬥的戰士們又一次脫離了虎口！她又慶幸她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她探使說這就死了，繼承她意志而與日帝國主義奮鬥到底的，還夫有人在，……她艱難地拾起她的右手來，輕輕撫着她遍身的傷痕，鮮血染滿了她的手指，她看一看，點點頭，不結巴地說：「我的血，必爲我們的國家流到最後一滴！」

日本劍子手去了，李太太的三个兒子，一個女兒和着許多的抗日軍秘密地回來了，他們不單很快地就成立了李村的農民自衛隊，他們還開了一個極大的集會，歡迎抗日聯軍第四家的來臨。在集會上李太太抹着淚，撫摸着這滿地下的農民說……

「親愛的同胞們！我只希望在這世上活一天，多走幾千抹一天！這次不該再過一次的日子，是爲我全國的同胞我一生所！」

「同志們！」第四軍的政治指導員李太太的話說完，便馬上作爲演講用的一只木凳，向著大家說道：「我們公舉李太太做李村『農民自衛隊』的營長，大家贊成不贊成？」

千百隻手「舉子起來：『贊成！贊成！』」

「擁護李營長！」

「李營長萬歲！」

山洪一般的歡呼，響徹全村！

李太太將全身靠在柵柱上，微笑着，勉強立了起來：「同志們！」她一字一停地說：「抗日救國的工作是不能推諉的，你們選我做營長，我希望我能比營長的工作幹得多！請你們幫助我！」

在得到全職以後，她將多增出去的那些農民的房舍收來歸自衛隊使用，讓他們在其中操練戰術，研究政治……自此以後，她不再帶領著武裝的農民，公然揭發日帝國主義殘酷的警察和

指導農民如何捍衛自己的國土和家園，她曾從崑崙山跑去參加戰鬥的一切的抗日份子。一次，上海中華民族武裝自救會的代表來了，操大張酒席，熱情招待，未入席前，她在村外密密地放了步哨，回來對那代表說：「日本小鬼要從我手裏來侵犯一個抗日份子或佔取李村的一塊土地，除非到石頭開花，大馬生角！」

李村是大動動搖的生命線，也即是抗日軍警軍的生命線，李太太不注意她自己頭上飄飄的白髮，也不過憶起那遍身的傷痕，她只全神灌注來保守這抗日勢力的命脈，直至今日，不曾有過絲毫的懈怠與懈怠。

七 一個被真理折服的朝鮮女同胞

敵人欲滅亡我中華民族，真是處心積慮，費盡神思：他們除了用最殘酷的暴力之外，用了許多許多變態殘酷的政治陰謀，如造謠，離間，挑撥等等；此外還利用貪利忘義的漢奸，並派遣狗腿及一切無恥之徒化裝起來，大規模地做破壞中華民族團結的工作。他們知道中國青年一般的傾向，他們因此作目標來訓練這些法西斯和帝國主義的狗腿，在東京，在長春，「新京」，在日本各個較大的都市，都有這些風狗和教養所，爲了搖惑愚弄，逃避注意，他們叫這些「教養所」爲什麼？馬克思學研究所，什麼？列寧主義研究院……在這裏他們教練風狗，無恥地以所謂「左」的面目偽裝起來，混雜到我們的各種前進的組織中，作爲一個最得人信賴的組織，因此來實現他們的陰謀。

自敵人明目張胆地來吞併我國以後，最叫他們感到「憂可奈何」的，自然是東北的抗日義軍了，他們派了幾萬大兵常年圍剿，可是抗日義軍的數目不但不減少，反而更積極地增加：在一九三一年，當季社，馬占山等退出東北的時候，東北第二期的抗日運動又開始着高漲起來，和

陳慶福一舉殲滅了他們所有的組織，整個東北都給抗日游擊活動的空氣籠罩了，敵人這時弄邊這顧容不下去的炸彈，一擲即正，便手忙腳亂放出他們的獵狗，使喚他們混進各抗日游擊中去，給他們的任務是偵察游擊抗日軍中的領袖，放炮彈出所謂「指示」的口號來使民衆不能接受以教和抗日游擊對立起來；如「社會主義革命」，把農民劃出了抗日力量之外……等錯誤口號。他們明知游抗日游擊所取的戰略是游擊戰，是要全憑民衆的力量來擁護，維持的；所以他們提出在現階段的經濟制度之下，民衆不應接收的口號來，在戰爭的時候，他們故意顯示游擊：不進攻的，他們主攻；不撤退的，他們退縮；然而，在這些陰謀當中，他們非常狡猾，不露聲色，「灌好」的假話，只叫游擊隊他們「太左」，「幼稚」，而不自主地加以深切的原諒，甚至格外信任他們，以作他們是激進的同志。

可是，無論敵人的技倆是多麼曲折，多麼巧妙，只要我們不甘心做奴隸，並決心非打倒專事侵略的法西斯和帝國主義不可的話，他們的陰謀不單無法施展，反而會被徹底揭穿，而歸於完全失敗。

一九三四年，東北抗日游擊第七軍的前身（那時叫做游擊抗日游擊隊）駐在黑龍江省湯原縣

屬的烏金河地方。他們吸收了凡以抗日爲目的的人去做他們的工作人員，不問國籍，不分階級，所以去參加工作的，除了本國同胞之外，有朝鮮人，甚至於日本人。在朝鮮當時有個以「革命」爲號召的組織，叫做「民生團」，這團中的男女份子，那時候很多都整日接到抗日遊軍中來，說是要爲被壓迫的民族求個共同的出路，因此他們也被東北的抗日團體熱烈地接受下來了。

第七軍的駐在處是在烏金河附近的一個山谷中，谷中有個小小的村落，住的全是在烏金河畔淘金的人，山谷四面是高山，茂林，這地方便於守，易於攻，很適合於一個游擊軍的屯駐。

敵人自進佔東北後，受了很多次意想不到的「馬賊」的襲擊，許多關於他們「王道樂土」的計劃，都因「馬賊」的影響而敗於垂成。他們倚養成勢，想這路一撒的兒就犯，馬賊一撒就個乾乾淨淨。自然，那時這清遠莊在這廣的游擊區便成爲他們最大的目標之一了。

敵人來大舉進攻的消息已給探明白了，湯原游擊隊隊長以雲鵬集合了山下的人員來商議：「諸位同志，敵人將要大規模地來進攻我們，我們必得迅速準備起來和敵人鬥爭，我們這個莊在地理上很利於我們防禦，可是我們主觀的力量不宜於與敵人做正面的戰鬥，目前爲了要實現一個更大的計劃，發展我們更大的前途，我們只有在這一擊之後退出這美麗的山谷。至於如何迎擊

來攻打我們的敵人，我自有安排，請諸位同志聽我的調度。」

「不行，校長，」一位「民生團」的團員昂然起立說：「我們不應該退走，這是我們的江山，我們不能放棄一尺一寸，我們須和敵人拚命至死！」

「是的，」另一「民生團」的團員接說：「退走，怯懦，是放棄職責，是反革命。」

黨自志們，「更該急忙分辨說：『我們要保存實力和敵人長久鬥爭，我們不能退一時之強，來自犧牲自己的性命。』」

當夜，在烏金河畔的一個小樹林中聚集了一夥青年，有男有女，他們低聲談著，辯論著，夜半很黑，可是他們不覺倦火。黑暗中一個男聲說：

「我們就這樣決定：共同主張退戰，不許退走。」

「我們分別向各黨員宣傳，說主張退走的是故意把中聯的江山送給敵人，是反革命。」又一男聲說。

「決定了，我們快進行罷。」一位女聲興奮地說：「朴英，你擔任督促更實際的行動罷。他若不聽我們的主張，另外有別的事，你便來報告。」

王：「是，朴英做這一部份工作最合宜。」幾個男女混合的聲音同時說。

沒有朴英的回答。

同時，在這夜裏，夏隊長下令叫各隊員一律輕裝，完全退出烏金河邊的那個村落，埋伏到山谷的四面山上來。

命令剛出，一個隊員便來報告，說是有不少的人不願意聽從隊長的命令，他們認為這不是革命的行程，他們要在山谷間的村中等待敵人來臨，和他們一決勝負。

夏隊長發怒了：「不聽命令！誰不聽命令的？把他禁閉起來！」

這時，一個女隊員進來了，高大的身材。黑紅的膚色，顯得很健康，左右腰間各掛着一把手槍，褲襠都圍在隊長面前立得筆直，又顯得很雄壯，可是兩眼帶着一些憂鬱，像經了很深的思慮過似的。

夏隊長見她這樣來，有些驚愕，忙問：

「朴英同志，有什麼事？」

她給隊長一個眼色，隊長將那隊員支使出去了，她才說：

「隊長快將自己的部屬和我們『民生團』的份子分開，不然隊長的命令無法執行。」

「唔？爲什麼？」

「隊長不知道『民生團』來參加工作的任務吧？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阻攔游擊隊退走的用意呢？」

「他們不願退走，有用意？」

「是，他們要敵人來把我們全數殲滅。他們是敵人派來的，時時和敵人通着消息，他們知道這次來攻的敵人的數目十倍於我們，若硬戰是一定會全被滅亡的。」

「你？你不是一個『民生團』的份子？」隊長又驚愕，又疑惑。

「是的，可是我自參加到游擊隊來工作以後，我便一點一點知道了我過去在思想，在認識上，在行動上的一切錯誤；你的努力和奮鬥才是真正在維護和平，維護正義；日本軍閥的種種行動才是暴行，才是侵略；你們的奮鬥反映出了日本軍閥的惡毒，他們是在爲自己挖墳墓，若我運籌勦他們，不特做了全人類的罪人，還要跟着他們同歸於滅亡。隊長也許會問我何以不早來幫助呢？因爲我今日才得了這一個很好的機會，在以前，要來幫助是高分兩難的，『民生團』的規

「誰？凡有保護其中消息者，不能偷竊就被所殺。」

「你不怕？」

「過了很久的考慮，我認為我的生命應該獻給『正義』和『和平』的人們！」

夏隊長感動極了，忙立起身和趙振了一次手，又接着問：

「你為什麼要參加這組織？」

「目的是要革命，誰知被騙，一人網羅給鎖在不能出來。」

「你以後如何打算？跟我們的部隊退走？」

「不一定，我這願回到他們的群中，將他們的陰謀源源報告你們。」

「好！朴英同志，祝你成功！」

原來，夏隊長預備將各隊員埋伏在山上，等敵人撲入山谷，便四下合圍攔來，給敵人一個出其不意的襲擊；現在，知道了這計劃已洩漏給敵人的獵狗，只得趕快將自己的部隊調走，一方面復巧妙地將那些獵狗們監視起來。

安排定了。天剛拂曉，敵人便像虎似地撲進山谷來。誰知沒有一個人，他們撲了個空。

從此，這烏金河沿岸變給佔領了，可是使敵人日夜不安，惶惶危懼的人們一個不剩地保存。他們的不安只有更加增大，「王進樂士」永遠在夢想中。

林英沒有跟夏部退走，這仍舊回去，機警地在獵狗集中工作。由於她的報告，知道獵狗們不但大獲地獵人到下海原抗日游擊，在吉東的第五軍，松花江上游的第三軍營軍都有獵狗和獵狗們的爪牙。抗日游擊因此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圍剿運動」，將他們一網打下，搜出了不少計劃和各種偽東北抗日游擊的文件，他們將計就計，也給了敵人無幾次的打擊。他們打獵狗們的頭補給許多減少人類的痛苦，但對於受威脅的獵狗，加這國的青年却給他們一個皮省的機會，經過了一個時期的訓練，他們今日都成了抗日的中堅份子，增加了抗日游擊中莫大的力量。

現在，林英已正式成為抗日游擊軍的員隊將士。她仍舊擔任翻譯工作，做得很有成績。她時常說：

「以我個人的經驗看，做翻譯是女人最適宜的工作。」

在這緊急的抗戰當中，「重清燕好」，「怕驚敵人」，不都該由我們婦女去肩負，以幫助獲得最少的勝利麼？

八 抗日聯軍的日本友人——總子

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在人類歷史上，的確是一個洗雪不盡的大污點。這不單給其他國家愛好和平的人們所不齒，一致地深惡痛絕，就是他自己本國的人，凡稍具人性的，都在那如狼似虎的軍閥鐵蹄之下掙扎着，與全世界反侵略，反戰爭的人們攜手，共同來反抗這殘無人道的暴行。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各地公開的，或秘密的大屠殺，深深地引起了許多僑居在該地的日本僑民的同情，除出一部份已經堅毅地直接起來和他們法西軍閥作武裝的鬥爭加入東北抗日聯軍外，其餘的一部份雖然因了種種關係，脫不了日軍閥惡毒的爪牙，但仍仍，一直到今天，還在以各種各種巧妙的方法來幫助我東北各地英勇的抗日聯軍，以求達到我中華民族解放的權利。

下面的故事，便是這一事實的經過：

「總子你看這封信，……年青人竟是不知生死！」在哈爾濱久作寓公的行君，一天收到他

兒子從四川寄去信，信上說：

「父親：

這封信是我寫着動身來哈爾濱見你老人家。我在這裏，雖然有飯吃，有衣裳，有書讀，可是我的心始終不記掛國外那四千萬受苦難同胞！昨夜我見有一位漢君，他是從勸業館來的，承他告訴我許多在冰天雪地中和XX苦鬥的消息，我聽了又心酸，又感奮！父親，我毫不猶豫地，聽了他的話，決定要到那邊去，分擔他們一點痛苦，分擔他們一份工作！我不再回家了，我立即就動身來了。

兒XX叩稟」

石君是個日本留學生，學法律的，今年已有四十多歲了。從日本剛來後，就在哈爾濱居住，做律師。他原是四川人，未出國時已娶妻生子，出國以後，又在日本娶了個太太，現時他給她信看，呼作兒子的，便是這個日本女子。

「不要煩惱，信就來了，我們儘量備迎接他罷。」兒子看完信冷靜地說。

「迎接他？你看他信上說的是些什麼？幸好這封信是他託人轉寄帶來的，要不然，給檢查出

來了，我還能在這裏生活嗎？」

「他既然已經動身，阻擋不及，煩惱也是無益的事，等他來了以後再說。」

果然，不上三天，石君的兒子就到了，高身材，黑皮膚，站在縫子的面前，受極熱忱的撫愛，刷衣服，擇灰塵……

「媽！」石君的兒子遵從他父親的命令，樓畔着縫子說：「父親是在這裏做律師的，為什麼門前掛着『公證人事務所』？這是個什麼組織？」

「是滿洲國新成立的法律顧問機關，你父親是這機關的負責人。」

「我父親？他？……」石君回兒子驚愕極了。

「是的。可是你不用怕，你寫給你父親的信，我已經看見了，知道你的志向後便是欽佩。」

「父親不是抱怨我，說我費斷造權的事業和性命嗎？你為什麼說起欽佩的話來？」

「噢！……我以前和你父親的心思是一樣的，愛錢，愛自己的性命，除此以外，我還要我的祖國日本；可是現在，我和他的人生觀有些不同了。」

正說到這裏，石君進來了，手裏拿着一張撕破了的紙，非常憤怒，一手指着他的兒子，一手

裏那張紙遞到他面前，大聲叫說：「你幹的什麼好事？上海有範雲來叫你立即動身去？你才來上海來的，現在又去上海，有什麼勾當？」

「上海有範雲來嗎？呵！真好，真好！」石君的兒子興奮極了。

「不能去！」石君更加怒了，「你不能這樣坑陷我，好好地坐在這裏，回頭我給你找個好事。」

「好差事！我早知道你在這裏幹的好差事，斷不會來找我！什麼好差事？漢奸的勾當！」

「連王爺子，你連父親都罵起來了！快給我滾出去！」說着就起來對他的兒子罵。

範雲忙把新運進來的行李推到屋角，走來按石君坐下，對他們兩人溫和地說：「你們缺差不缺爭工，還是什麼地方？萬一給看見都要吃虧的。」

「那天晚上，臨睡時，石君又非常嚴厲地教訓他的兒子，說勸告那些地方和日軍苦鬥的抗日軍們是在胡鬧，在自尋死路，他說：『一些無助的孤軍，能和有援軍的正規軍鬥爭嗎？他們的補彈又不充足，有時用鎗刀，大棒來和機關鎗相抗衡，那不是自尋死路嗎？年青人，一味紙張風，總是不對的。他要他的兒子和那些胡鬧的年青人斷絕來往，在家裏安安靜靜等個『滿洲國』』

萬在整事全港的兒子，他爲他的教訓落淚，他不禁小聲地呻吟至深夜。『啊！』
『挨天受了。』右君的兒子醒來，看見室內陳設的物事當中，似乎有個人影，發了一聲，他爬起
『身來，』一看，原來是他的「娘」；他不免一怔，懷疑起來，父親做裏好，不是因爲有了「娘」
嗎？

「有什麼事？」禁不住要發問了。

「娘！……我有句話和你說，請原諒。」種子低聲說，一邊擺手，叫他不要發聲。她炸裂
你和你父親的談話我已經聽見了，我覺得你對你父親的態度，還該考慮考慮。你想你們不正需
要一個公開的護身符麼？」說到這裏，她笑了；這笑裏顯着多少同情和智識啊。

「你是個日本人，昨天你說的，你很愛你的祖國。」

「是的，可是我並不愛我祖國的軍閥！」

「爲什麼？」

「我上個月去看我的舅父，他是現在通河縣的警察所的首導官，我現在他那個警察所裏看見
『他們打打「新匪」』，學生和小販，他們打，灑水，後來還將松香放在他們的肩膊處裏，點上火藥

於昏迷身死，火便退身燒，……因爲什麼要這樣待遇他們，我問父親，斷無差錯以，反觀日本人，學生給一極低偵探，幫助拉動「滿洲國」；小販不納捐，不繳稅……我問父親說：「兩種人是要處死刑的。他又說在滿洲國，他們已殺了上千上萬的這種人了！」

「我回家來後，腦子裏總拋不去那悲憤的景象，無論走到那裏，我總看見那「滿洲國」和那學生悲憤的眼睛。那咬緊牙關，一聲不響的面部表情。因之，我不斷問着，爲甚麼他們要「過度」，爲甚麼他們要「推測滿洲國」？在小學的時候，聽到「鳩佔鵲巢」的故事，先說說鳩不道德，牠的行動，是鳥類的恥辱，現時我們日本人佔了滿洲，是道德的麼？他們這樣虐待中國人，不是人類的恥辱麼？……我想着想着，不覺對那些給以殘酷虐待的人們起了敬意，對強佔東北的且本軍警起了憎恨。因了這種思想，對替日本政府幫忙的你的父親也起了敬意，……正在這新國的時候，你的信來了，我知道你是來幹什麼的，心裏很歡喜。」

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她又忙說：「我想你們不妨以你父親這事務所作護身符！至於其他一切，需要我幫忙的，我盡能力，上海來電叫你去，如果是和你事業有關的，儘管去罷，你父親面前，有我哩，我當爲你說說。」

「媽——」石君的儿子一步跳下床來，走去抓着她的手，低聲歎曰道：「你才還是我的好母親！」

他們從真心裏發出微笑，握着手，站在窗中看見窗外一點點光明起來。

第二天，綾子對石君說，他的兒子已經結婚了，現在來了他的介紹信，到姓曹家那兒兒媳是丁，姓曹的媳婦是父親的一個徒弟。石君知道他的兒子正準備這遠上海來開會，來開會北抗日軍軍的發展。來計劃如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漢奸呢。

會開完，他的兒子帶著滿的結果，勝利地又向哈爾濱他父親那兒來。

可是，他的急急而來，匆匆而去的行動引起了比蘇夫達說他的日本警察的注意，那警察來在大舞臺後，他父親又是滿口的中國話，不給的，這一定是騙子，他們便不加思索地把他扣下了。然而他仍不久就帶著他父親發來的信，證明他們所抓住的這個青年是他的兒子，這次去上海是他派去接洽關於他律師事務的。這些日本帝國主義的爪牙們，早知這哈爾濱的這道長條，更何況他的太太還是個日本人呢，所以他們得看他的財物，要得了他們所關的一切，要他

無條件地解放了。

回到家裏，石君問他在縫子房父親裏玩的好不好，能不覺得有一個較高的位置。

縫子代替他答了一半，等石君經過時，不注意的時候，他們不禁相視而笑了。

從此以後，石君的「公體人事務所」情形中成了東北抗日聯軍駐哈爾濱的辦事處，他們在這裏開會討論種種的問題，甚至於在這裏接洽購買軍火。在形式上，在縫子的口中，石君都只知道了他的兒子爲活動一個高級的差事，不得不廣交朋友。

「縫子，」一天石君對縫子說：「我的兒子到底是個年青人，很容易染上『不羈』的思想，我實在太忙，沒有多的機會和他談，你對他要當心些，多多開導他。」

「是的，可是他和他的朋友們都是些了不起的青年。我常常和他們談，知道他們都正在勇猛前進，爲自己的前途開闢新的道路。」

這些「了不起的青年」不但爲自己的前途，簡直是在爲整個的中華民族開闢新的道路！然而，這開闢的工作是如何的艱鉅！勞頓擺在他們面前的，便是日帝國主義無孔不入的逮捕和壓殺。一天他們正在石君家中集會，忽聽來了日本的消息，不問情節，把他們一個一個鎖起來了。

拘到警察局，經過一番毒打之後，才問他們的姓名和住址，南到石府的儿子，他們「哥，這
不是「公證人事務所」主任的公子嗎？」

「是的，我的父親是公證人事務所的主任，母親是縫子。」

「那末，你一家既是良民，你為什麼來糾合幫匪，做不法的事？」

「我們都是集合起來無事談雨天的，並沒有糾合幫匪，也沒有做不法的事。如果不信，可以
去問我的母親，我們的母親，她都參加的。」

縫子果然被提到了。機警地立在警長面前，含着笑，溫和地回答他的問題。

「他們來家閒談，不是今天的事，他們談的都是無傷你們警政的，請你們放心罷，難道我變
日本還不及你們麼？」

「既然是這樣，你能簽字担保嗎？」

「怎麼不能？拿來簽罷。」

他敏捷地，毫不猶豫地簽了字，雙手交給警長，又說：「你們放心罷！」

警長笑了，立起來，鄭重地，一個字，一個字對他說：「你替我們留心，這幫匪的，我們

處死他，要他自己掘自己的墳墓。」

「誰走出警局，看每天，再回頭看着那警察長，不禁輕聲說了：『你們才在自己掘自己的墳墓呢。』」

九「我們有着一個共同的敵人！」

加娜老太太是一個俄國人，她住在烏吉特火車站附近，身邊只有一個女兒，她們的生活靠她自己做家庭裁縫的工作，和女兒在警察局中做翻譯的所得來維持。

她們的生活在以前是很適宜的，雖然不闊綽，但很安靜。可是自「一九一八」以後，她們不啻一天一天受生活的煩累，這時時受戰爭的騷擾；因為烏吉特是在楚哈爾濱到穆芬河這鐵路線上的一個車站，在它本身，雖有鐵路，水有河流——珠河，無論是誰，是退，交通都非常便利。因此，這個地方就成為抗日聯軍和日本軍警所必爭的要地了。

加娜老太太爲了生活的關係，不得不把牠僅有的兩間房子劃出一個角落來出租，她訂的出租條件是：單身男子或女子，爲的是圖清靜和安寧。

呂租帖子出來不上三天，我們上海民族武裝自衛會的代委，帶了兩個開展東北抗日聯軍工作的使命來到了這裏，爲着逃避日本偵探的注意，便把她的房子租了下來。

因爲她的女兒是在當地警察局中做翻譯的，這位代表總還遠遠地不接近她們，每日除了三餐和

她們買菜而食之外，不和她們作任何交談。

可喜的是加娜老太太對這位沉默著工作的代表，却一天一天改變了態度，起初像一個房客，後來漸漸地的女兒一樣，像個慈母。她給他收拾房間，整理被褥，洗掉衣服，洗皮鞋，她注意他的嗜好，常常拿兩塊喜歡的菜蔬，在桌子上時，殷勤勸他加餐，但又允許他吃得過多……「看過代表就閉了」，她滿臉飛着慈祥的優笑來拉他領談。

「是要聽女兒的招使來的吧？恐怕是個只圖金錢而喪失了靈魂的白俄吧？……」經過這段話，使我們沉默的代表發生了懷疑。同時，她來和他開談，總是由家常瑣事而引到嚴重的中日事變，國際問題等等。

「你聽我講個謎是什麼？一個老婦人，普通的，決不會出賣這些事。」

「趁早，趕快搬遷，大約是月已有不穩當的地方，給她們弄出了破綻。」

「在這這位代表想丁又想，然後拿出主意，決心就在第二天搬出這地方。」

「為什麼呢？」第二天，等這位代表向她退房子時，加娜老太太怔了一怔，然後竟眼含著淚，要用着顫抖的聲音問了：「為什麼呢？我們的房間實在太小了，可是你一個人住，總是够的。」

「不要不聽，我們騰出一個客房而來給你睡。」

「那個不是的，加娜老太太，這半間屋已經够我住了。」生恐地看出什麼破綻，這代表什麼，

「我說：『我是有事要到溫順法，請原諒。』」

「我看不是的，孩子，你別瞞我，必要時我一定幫助你。」

我們的代表聽了這話，真是驚駭極了。無聊地不謹慎，自己的行爲怎麼還會給看出來，

「新到地來了。」時說不出話來。這時，加娜老太太索性坐在他的寫字桌邊，雙手交叉着在膝

上，然後鄭重地說：

「孩子，別怕，我知道你是做什麼的。我以前見過不少和你這麼一廂沉默寡言，努力不顯

其厚，然而，唉，那些人都做了日本軍閥下的犧牲品！」

「你在那裏見過那些人？」代表看見她那一副誠懇的橫容，有些感動，然而又不敢過問，

已經露出來，所以半帶滑稽地說了：「日本軍閥抓的，殺的都是些不安本分的傢伙呵。」

「在日本軍閥的眼裏，凡是有爲的青年都會給認做不安本分的。」何況是你們這一類的人

與此

「我們『這一類』的人？」代表忍不住，驚得跳起來：「我們這『類』的人，他是什麼意思？」她立刻立起身來，走去把房門闔上，然後從一架古老的留聲機裏抽出一張照片來，很鄭重地送到代表面前去。

照片很舊了，上面是個俄國軍官，而且穿的是沙皇時代的軍服，樣子很英武。照片的左端寫了一行很大的字，俄文的寫法是：「我一定為你復仇！」

拿那軍服所代替的年月來看，相上軍官的年紀和加娜太太的差不多。是她的丈夫吧，明明顯顯的是個白俄，是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然而加娜太太怎麼又能說出這番話？做出這種行動來？

加娜太太等代表看了那照片，便問：

「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嗎？」

「不懂。」代表從疑惑中發出一聲低語來，大聲回答她，一面緊盯着她的雙眼。

乾枯的老眼淚，漸漸湧上了清流，這時她雖沒有抽噎，喉頭已有些發哽了，她說：「我給你這照片，是希望你知曉你的敵人也就是我的敵人。我的丈夫是在日俄戰爭中給日本軍官弄去

斃死的，據說他死得很慘，遍身的皮都給剝完了，手足耳鼻都給剝光了才斷氣的。

說到這裏，她用兩手蒙着眼睛，似乎害怕着那無手無足，五宮殘缺的殘廢的紅東西。她立起身來，「拿茶在桌子上，順順着說：『我們應該互相幫助來打倒這殘廢的惡魔！』」

雖然這報私仇，但她已有一個「日本軍閥是我的仇敵」的心思，對於以抗日為工作的代表，自然是不會加以陷害的了。因此，這位代表就很坦白的告訴了她，說他是做什麼的，並且還告訴她，說他來租她的房子是想得一個比較「全」的掩護。

她聽了這話，忙說：

「我」定盡可能的幫助你「保護你」！

「你的女兒願意你麼？她既是靠着他們生活的？」

「不成問題。她從日本軍閥還不只爲了她父親的慘殺，她在警察局長，天天看見日本警察捕着中國人，用了種種簡直不是對人類的刑法；聽說他們在牡丹江，那比較偏僻的地方按了一張強大的鐵網，凡是他們捉住的青年，都爲有「通敵匪」的嫌疑的，都拿去丟在那裏，廢碎的青銅肉體就扔到牡丹江里去，讓那滾滾的江水來洗滅他們的惡跡。我的女兒知道了這些，常常回來對我

「若有機會，她必定幫助中國人來打倒那些殘暴的魔王。」

我們的代表忙來握住她的手：「好！老太太！日本軍閥既是我們共同的敵人，請告訴你的女兒，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來。你們知道他們無端佔去了我們滿洲，還這麼惡毒地屠殺我們的人民，我們實在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我們若還不起來反抗，整個的中華民族定會給他們滅亡的。」

以偵探的周旋著名於世的機鬼，在動所統治的境內的反日份子，他們怎麼不能千方百計，東竄西竄地找出來呢？

我們的代表在加那老太太家裏住了將近兩個月，他的形跡，漸漸為日警注目起來了。

一天，還不到中午十二點鐘，加那小姐匆匆忙忙地跑進屋來，拉着正伏在桌前讀報就莊爾來的報刊的代表就往外面走，一面低聲急促地對他說：「快走！警察局長已派人逮捕你來了，我聽見辦公事的。」

特約的摩托車的聲音已來到窗外，代表已來不及回房去取他懷內的文件和衣物，匆忙地就溜走了。

這「加藤老太太」聽見那摩托車的響聲，這位從廚房裏趕出來，看見代表住的那間房門開着，人已沒有了，她便三下兩下把桌上攤著的報卷收拾起來，拽在腰間，然後把代表近且已不識的報子打開，把一切信件取出，跑到廚房去扔在火爐裏……這時，八對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和日警已推門進來了。

加藤老太太從新從廚房裏走出來，用白圍腰角擦着手，顯出驚疑的神色看着他們代表住的那房間撲撲進去。

「這人，」一個警察拿着張照片，一邊走來指給她看，一邊問：「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昨夜他就出去的，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

「是的。他怎麼……？」

「不知道呀？」警察發怒了，大聲叫喊：「他是新子的領袖！」

「他？」加藤老太太驚得流出眼淚來，一面搓手，一面作聲嘆息：「我真太老了，已經不用入來

「你的女兒呢？」

「她不是上班還沒有回來？」

他的女兒這時已進來了，看見滿屋的軍警，呆了，直瞪着他們，張着口說不出話來。

「你沒有去上班嗎？」她的母親問了。

「怎麼沒去？下丁班我去看了一個生病的朋友，所以遲回來了幾分鐘。」

這群賊徒看見了她母女這種茫然無知的神色，不得要領，只得帶了他們的「財寶」的一切衣物回到警察署去。

半個月後，代表又化裝回來，加鄉老太太欣喜萬已地接着他，問他脫險的種種情形，並且把那珍貴的報告從她的箱子底裏取出來交還給他。

「這是重要的吧？我替你收藏下了，你的信件統統給我燒去，該沒有什麼妨害吧？」

出乎意料之外地，加鄉老太太還給他留下了這重要的文件，我們的代表竟歡喜得跳了起來，走去緊緊握着她那雙枯乾的手，忍不住哭了說：

「你不特救了我，簡直救了整個東北的抗日戰爭！你真是我們的慈母呵！」

這位代表至今還和姓施若消息，差不多在蘇聯駐上，施都說着：『我們有着一個共同的敵人——』而這位代表也在蘇聯駐上，說着：『是的，我們互相幫助着來打倒這個敵人罷！』

十 認清了個人的愛人與民族敵人的許逸

蘭女士

在哈爾濱道里警察的都市裏，許逸蘭女士是數一數二的「交際花」。她的父親是日本警察道里口生意的「義注行」的買辦，因為是個老留日學，和日本軍界上好幾個時髦人物都有交情。許逸蘭在她和金鐘環勢力的家庭裏，每日除了爲裝飾，爲飲食而努力之外，自然只有結伴遊玩了，除了學校的課外，她的伴侶中，最多的是日本人。別宮秀夫是極較好的一個朋友，他教她吹口琴，教她跳舞，還教她說日本話，經常在這家裏出入，也深得她父親的歡心；在她父親的心目中，別宮秀夫是極重信譽他將來的女婿的，因為他的父親和他是老友，也和日本正佔勢力的軍人有些瓜葛，所以在他方面對，才一同，頗受愛惜別宮秀夫的疼惜。

別宮秀夫是東京人，帝大的畢業生，在哈爾濱擔任日本特務隊長的職務，能幹，英俊，風流，在哈爾濱的交際場上，隨處都可遇見穿著華美西服服服別宮秀夫和裝束人時的許逸蘭的。

。第

「九一八」的前一年，別宮秀夫因了特殊的任務被召回國，許蔭閣也借，到日本去設營的名義，和他一起到東京去了。到了東京，自然事事照別宮秀夫照料，因而過從愈加密切，

在東京住了一年，雖然也避着過不少「支那人受辱」的事件，然而有身爲日本人的別宮秀夫的愛，和他的解釋，所以心裏上對日本人的憤恨，也就消了。

別宮秀夫是深深愛着他的，常常把自己認爲最滿意，最成功的工作告訴給他聽。一天，別宮秀夫特別到她的寓所來告訴她：

「逸廬，你以後別聽了小嘴說什麼日本人欺侮中國人了，你知道不，我們的兵已于昨夜佔領了，整個的東北，從此就是我們的，換句話說以後的東北，就是日本的一部分，中國人自然就是日本人，日本人自然就是中國人，誰欺誰是分不清的。」

她那時正在洗澡，她還把毛巾在盆裏一撈，望着她愛人的臉憤然問：「日本兵進佔了瀋陽！這是什麼話？真的嗎？」其實，這種表情，並不是出于什麼民族意識，愛國熱忱，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一點「佔有慾」的衝動，好像她胸襟上的鑽石別針，既已屬於她，就不肯讓別人佔有一樣。別宮秀夫也很知道她的這點憤恨，所以走過去握着她的手低聲說：「今後我們不是更加

！

「九一八」以後，在東北各地，義勇軍像潮水似地湧起來。許逸蘭的父親雖然戴着三套洋行

的舊皮他的假辦，可是因為義勇軍的牽制，生意上大受影響，他的假辦事業也很不利，在時常

罵給也女兒的替上，免不了有發牢騷和抱怨的詞句。

「九一八」後兩年，許逸蘭就自動別了別宮秀夫，這回家裏來。

一到哈爾濱，她就發現這座為東方「波斯頓」的都市戰亂兒變了相了，從前這是以煤礦

為主，現在則處處是煙囪，從前神神自守的婦女，現在則成了鴉立街頭的「野馬」；從前每到晚間

則市況格外熱鬧，而現在不到日落，全市就成下鬼城；……「秀夫告訴我的那些日人的祿祿到

那兒去了？這些煙館，這些野馬，這些叫化子就是他們這二年來的工作成績麼？……」她懷著陰

鬱的心到了家裏。父親顯見得老了許多，心情也很不好，雖然看見愛女歸來，也並不十分高興。

許逸蘭的心因此更加沉悶了。

回到家裏，沒有甚麼事做，不單哈爾濱已不是昔日的樂園，使她「留戀忘返」，即使有快樂

可尋，她也不忍去了，因為這種種的變態，叫她實在高興不起來。

「究竟爲什麼呢？哈爾濱一下變成了這個樣子？……」維爾德一些時，起了要去仔細看一看的心思。

在各個曾經是鬧市的區域走了一轉，就回到公園去。

「邊廂，你的別宮秀夫呢？」維爾德在她背後轉頭看了王紫荷，那時維爾德仍舊的聲調，儘是維護着在交際場中的好友。

「哇呀！你還在這裏！」許維爾開了好久的口，忽然轉開了。「你這兩年都在那裏？我幾日本回來真開死了！你看哈爾濱怎麼變成這樣兒了呢？」

王紫荷笑了笑，只問維爾的別宮秀夫。她說：「在日本，還有和我一肩來的……」她吞吞吐吐，說了幾句似的，把別宮秀夫告訴維爾于日本「仁政」的話，一一告訴出來，並且說：「他還說咱們以後是一家人誰也不欺侮誰，你看：他們不欺侮，中國人會成這樣兒嗎？」

王紫荷看見維爾臉微紅，便拉她說：「我帶你見兩個朋友去。」

在一個俄國人家的小樓上，正坐着兩個青年在爭辯什麼，王紫荷同維爾同進去，把維爾的臉龐遮蓋了，又說：「老劉心裏的虧損我是替了辦的，你們真心替維爾解脫。」又同維爾維爾……

幾年

這兩個青年和他們談了一陣閒話後，慢慢就說到哈爾濱變了相的事上來了。王樂荷先搶着說：『哈爾濱，你還沒有到各地區去看，那才慘呢！壯年人幾乎都給殺光，大村落完全給燒完，鐵道沿線不許種地，好田都一畝沒收，就是有不發穀的，也給壓死了！你的丈夫爲了自己的利益，句句聽你的，你可知道？』

哈爾濱真低下了頭。

『我們都是學校的學生，』青年之一說：『日本人與殺我們，我們才逃入山裏。』

許逸蘭忽然抬起頭來：『你們在山裏幹甚麼？可是藏勇軍？』

兩個青年不開口，還是王樂荷說：『是的，逸蘭，不單他們，連我都是。』她一急，一連拍起來去拉着許逸蘭的手：『你也願意參加進來做點工作嗎？』

『我能幹嗎？』許逸蘭一下站起來，驚問：『我的父親正吃日本人的飯，我又和日本人商量？』

『這都不成問題，只看你自己願不願意替中華民族給日本人殺個消滅！』一個青年接着

聽。

「如果你不願再受別個秀夫的欺騙，願出來爲中國人求生路，你的環境，正可以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援助。」王爺荷懇切地說。

「好罷！」許進廟想了一想，「我明天再來會你們。」

回到家裏，王爺負親面上掛出近日難有的笑容，從懷中掏出一封信來，對媳婦切地說：「孩子，秀夫來信說他就了聯隊長的位置，黃蕭來酬謝我們這連那些甚麼窮勇軍的任務，明後天就發到了。」把信遞給她，又說：「他說你有好久不寫信給他了。」

許進廟把信拿到房裏，一連讀了好幾遍，滿紙上是情愛，是……是武士道的思想。這種信，經過兩在從前成爲珍寶，而現在她却不斷想：「這種消息對他們有用沒有呢？是的，他寫着自己的親愛句句在騙我，他說時他是自己人，然而却帶上大軍來剿滅我們的義勇軍了！與我們敵義勇軍都是些好青年……王爺荷是向來不管軍事的，他連謹慎都不能不去參加工作了……」進廟想，第二天，她帶了別宮秀夫的信接她去看他，她說：

「真好！你就替我們打聽他們來駐紮在甚麼地方，如何來到這義勇軍，走那幾條路……你懂了

「『謹慎謹慎！』」

數天以後，則官秀夫果然到了，穿了軍隊長的制服，金碧輝煌，以副將軍清儀兼了。」

「秀夫？」許逸塵撒出滿腔的媚來，「你現在的工作比以前更辛苦了，也更危險了，我真是不敢心阿！」

「不緊要的，逸塵，爲我忙那些『馬賊』趕走，我們就結婚吧。你的父親那時的生意將更好。」

「『馬賊』究竟在那些地方呢？」

「孟家園，黃山嘴子，勤勤營都是他們的大本營。」

「你們就是去攻這些地方麼？」許逸塵接口追問。

「我們第一攻勤勤營，同時還要取孟家園，黃山嘴子等重要地點。」

「這些地方，你的人够分配麼？我看你這是一地一地取來的馬些。」

則官秀夫打了個哈哈，「傻孩子，在戰爭上那裏能像吃糖，一個一個吃起來呢！別擔心，我們將派出五百人去勤勤營，二百人去孟家園，三百人去黃山嘴子，足够了，別擔心！」

「什麼？你不去呀！」許逸蘭顯出乞求的眼光。

別宮秀夫走過來擁着她低聲道：「我要去的，去勸勸他，別怕，等事記『馬賊』辦成了，我們就結婚，以後我們的日子也得清淨了！」

許逸蘭笑着臉，甩下了頭。

「逸蘭！」別宮秀夫很感動，「我們明夜夜間開行，大約半個月就可回來。你別錯過！」

第二天夜裏，別宮秀夫還在向許逸蘭依依戀戀辭行，而在野勒密地方的抗日聯軍的司令部却來了個信，報說日軍將來進攻的消息。

「張荷同志，你這消息還不確實？」

「不確實？辦了長的要人親自探聽出來的。」

別宮秀夫從那夜辭別許逸蘭後就沒有回來，她的父親四面託人打聽，有的說給「胡子」俘虜去了，有的又說在森林中給打死了。

許逸蘭哭着兩顆清淚向她父親說：「爸爸，我心裏悶得很，你讓我上北平燕大讀書去罷。」

她的父親聽了，說女兒心上的痛楚，答應了。

那天下午，那俄國人家的小樓上聚集了各地抗日軍的領袖，還有那兩位青年和王雲軒。他們看見許逸園進去，一齊都站立起來，輕聲笑喊道：「我們的新同志來了！」

施格和蕭福即坐在他們中間，他們談論着敵人的情形，他們因為事先有了報告，在牢籠裏把敵人堵住，俘獲的俘獲，殺死的殺死，一個也不曾走脫。

「劉宮秀夫也死了！」王雲軒笑着她的眼睛說。

「我早就知道。」

「你不難過？」

「他是我們的人愛人，却是我們大眾的敵人！我犧牲了個人的愛，却救了大眾的命，這價值不是抵得大嗎？」

他們都重新站起來和她握手，問她今後將做什麼。她說想回北平去。「你還有什麼工作，儘管交給我，因我有特殊的「腰身符」離開出關很容易的。」

直到現在為止，這慷慨犧牲了愛人的許逸園，在東北抗日抗軍擔任交通，不怕寒暖，安危，絲毫沒有懈怠過一點工作。

十一 一支婦女隊是怎樣成立的？

馬太太和張大嫂在鄉立崗這個地方會見過不少次數了。馬太太是新從哈爾濱移居來的，座落少鄉，沒有兒女，只有一個排親；而張大嫂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土匪頭兒的老婆，曾經坐過監獄，受過刑罰，直到土匪頭兒的丈夫死了之後，才千方設法逃出來，嫁了一個擁有幾百塊地的地主。

「張大嫂，聽說你的槍法騎術都好，多會有空教教我？」馬太太在一家娶媳兒的酒店席上，閒談數地問張大嫂這麼說。張大嫂的槍法和騎術是鄉立崗的人都熟知的，能修站在泥鞍，馬上，左右手翻雙槍，目中無人，來去如飛。在前年一個丈夫過綠林生活時候，一二千人的部下，能趕得上她的，祇有三八。

「你從前學過沒有呢？」張大嫂認真地問答。通性情爽爽，很樂意教人。『你有騎鞍嗎？槍可給麼？』

聽到鐵槍，全席的人都注意起來了。因為日本人佔領東北以後，第一個騎鞍老百姓的，就是

鐵櫃。鐵櫃是松花江下游的一個堡鎮。有著最著名的是鐵：所以鎮上的居民多是工人，少數要農耕。這人來常替農莊的牛馬決農民拿有槍保護他的土地，所以他們愛惜自己的槍比自己的兒女還親。現在佔領了他們的農莊的敵人，忽然要奪取他們心愛而寶貝，他們怎麼肯呢？因此，他們刃祖決已爲無路可退。將怎麼辦？敵人是若他們遲延不繳，就放火燒上殺爛乾淨。他們正在商量這難題，不知所措，現在看見張大嫂這一問題，都爭聲互相開戰起來，去勝的敵軍還有？」

「還有呢。我們真的不繳不行嗎？」

有人說是不行啊，他們在土龍山爲着這件事巡走了全村的入，你知道嗎？」

那本來是在這些紛紛的開戰之中，軍隊和張大嫂說了幾話，這軍隊雖然是沒開槍，但口氣便永遠不撤。

「那成嗎？軍隊大嫂離開過來，他們不會把我們殺死嗎？」

軍隊本來顯出點不在乎的神氣，搖了搖頭。然後這軍隊竟和一大塊軍隊，連連拍擊的響聲，拍着，裏面其他的人，就旁的事去了。

替，在這次暴動之後不久，敵大爲了，很快地取得軍事上所急需的煤，便派兵來佔領立陶，但他們知道這地方的居民幾乎全是工農，反抗的力量一定很大，要征服他們，必須先奪去他們的武器，因此發下令來，限三天之內把槍繳清，如有違抗命令，嚴格不赦的，則處以極刑。

無論如何，當天，張大嫂去訪馬太太了。

雖中間小小的風雲中，他們兩人起著騷，坐在炕上對談起來。張大嫂等不得閒裏別的事，勇直入之探討盤問：

「嚇冷下來了，限三天把槍繳，你還繳不繳？」

「你呢？你的繳不繳？」馬太太反問。

「你怎麼反問我？你那天告訴我你決定繳，繳有樣子，你還很有什麼辦法想的，這所繳要給民特來問我的，我們當家的，這兩天可急死了，聽說日本鬼子要來繳槍，繳了後就發繳地。他手裏領一車子，就這下這麼點地，這一來，可不費了他那性命了！說到這裏，張大嫂面，把兩隻新眼睜得緊緊的，在炕上上敲。」

「這新眼睜得緊緊的，在炕上上敲？」

又兼我身體極力保護？你說！

山莊湖邊不數人，但聞漸漸來，亂喊：「快！快！快！」就先下手把他們殺死。

正在洋生絲林生海轉大旋風，旋到敵人，不覺興奮起來，更何況還要殺的是他們的心深處憤恨著的敵人呢。張大嫂在兩月前，路過這河縣的時候，看見日本人強拉回鄉的幾人去爲他們搬運贓物及稍支邊境，被路上所掛標條掛口打得半死的那時候，已忍無可忍，去尋鎮神廟和住家搜索，她終不嫌不雅中種作爲同鄉的現在其許都太太得意一舉，日前被壓下的怒火，已漸漸燃了上來，爲一步踏下坑裏，再踏過門去，一邊說：

就這以辦下

命帝帶來了三天全副武備的大軍也沒有徵一發兵。敵人自然大怒！然而他們又不敢再發兵來強逼，他們知道不戰而服敵的人，是寧死不同投降的！因此遠遠近近還有着出沒無常的騎勇，和箭隊，他們要他們的襲擊，對他們的教訓已不止一次了。所以他們出佈告說要派人來調停，接着又請不敵的，捉去蓋殊賜奉，非到把箭繳出，不釋放回去。

必消雲霧，終始開闢工夫，凡至全武裝的日本兵面前一個沒有靈魂的養好治殺傷的進口。

家接得搜查起來，可是查到這家的這家問說：『我沒有槍。』『那家問說：『我的槍不幾年以前就遺失了。』他們強走到那裏去，翻箱倒櫃地翻一陣，也找不出一點槍影子來。這明明是個窮的工人們，他槍藏到什麼地方去了？這裏的敵人，自然不講說此事的，終於逃去，大海的入口給推進黑暗，威風凜凜去了。

『不自由，毋寧死！』坐牢監獄怕甚麼呢？所以，監獄的人就不斷地增加，而日本軍國主義的槍，却一支也沒有搜出來。

『不但是槍和鐵炮是不行的。』日本軍國們又想起他們的槍技來了。於是這一天，剛一天亮，他們便加派二十個不著武裝的兵，攜著鐵炮和鐵鎗，由橋向鎮南，向朝鮮底的家裏去。鐵炮的兵，一腳踢開大門，不問青紅皂白，從坑上抓起那家的父親來，先打兩鐵炮，打鐵炮很狠地。

『看到七八日的時候，怎麼不把槍藏出來？』

白髮飄飄的老人，喘着氣，瞪着他們，說不出話來。

又是七個兵，打打老人，打流血，他的兒子，媳婦兩個孫子都圍了攔來，抱着老人痛哭。

日本兵見着他的兒子，便搶了老人，野獸似地一把把他抓過來，又是同樣的問題：『怎樣處置不繳械？』

『我們根本沒有槍。你們要知道，我們是移居到這裏來謀生的，一天除了挖煤做工之外，甚麼也不閒商。而且這裏向來平靜，拿槍來也沒有用處。』

『噢？』領頭的日本兵響起兩道橫眉：『你說這裏向來平靜？你是要中斷的？現在不和平了，你恨我們？打！打過期！』

沒有半小時的功夫，滾滾肚的挖煤的青年工人便成了一團血和爛肉混和起來的東西，躺在地面上，連動也不動了。

他們問及氣伴那老人：『把槍拿出來，不拿出來，要你死！』

老人，口角還在不停噴湧着鮮血，一隻手撫着仰用他們的衣角蒙着眼睛不願哭泣的孫子們臉頰，一隻手扶着他那面無人色，死盯着地下那堆血肉而燃燒的肩，掙扎起來，大聲說了：『死！死！就死吧！』是的，我有槍，我這槍是預備了來殺你們這些吃人的野獸的！我死了，我不怕殺你們，我的子孫孫也專殺你們！』

呀？他們若就抓著這個錢兒，把你男人殺了，你又有什麼話說？」

這一反問，可把張大嫂難住了：「那末，怎麼辦呢？」

馬太太顯出格外的悠閒，把繭拉上坑去，想了一想，然後才說：「大嫂，你是只想救你一家子呢？還是全鄉立崗的人？」

張大嫂皺着眉，兩手一搖，說道：「單救我一家人都救不過來，那裏還談得上救全鄉立崗的人？」

「單救你一家，沒有用處，也救不過來，若救全鄉立崗，大家就都有路了。」

「是呀？」張大嫂笑了：「那麼我們怎麼救呢？」

「第二，你還是決定死也不把槍繳出，等你男人抓進監去了，我們再想進一步的辦法。」

「哼！」張大嫂立刻狐疑起來：「那可不是和我開玩笑嗎？」

馬太太伸平邊，去撫薄她的肩，收斂了平日的那種若無其事的樣子，鄭重地說：「等你的男人進去了，我們合起來一起去營救自己的男人，用多數人的力量來做一件事，總比較容易些。」

「那末，請把方法告訴我！」

「別的我現在不忙說，你只第一步不嫌難。還有，你現在回去，私下告訴那些男人，給開起了的婦女，叫她們齊心起來和日本鬼子拚命。可是最要緊的，叫她們不要走漏半點消息，同時還要觀察的呀。」

「這做得到。不過……你不告訴我方法，叫她們對我甚麼呀？」

「你來問我好了。」

「你……你……」

馬太太看見她的工作的時期已成熟，便附著張大嫂的耳朵，用低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老實告訴你，我不姓馬，我姓張，我的丈夫是張治綱。」

張治綱，那著名的一個游擊隊的領袖，在獨立崗的人他們都知道的，他爲了獨立崗這地方有大的煤礦，還有鐵路，便拚了死命不讓日本人佔領，在獨立崗的附近和人鬥爭過不少次，結果都是勝利的。張大嫂聽見她是張治綱的老婆，聽過臉，把臉漲了一臉，隨即就點頭會心地歡笑起來了。

三天以後，張大嫂還有其他許多女人的丈夫都給捉進監獄裏去了。張大嫂，因為有馬太太

太的幫助，遂不以丈夫被捕爲念，整日整夜在那些婦女群中遊說：「奶奶們，那家贖贖人死得是怎樣慘，你們看見的，咱們若不大家一心起來和鬼子幹一幹，那種慘死就會到咱們頭上來。你們相信我的話，不要怕，而要下決心，死也不把秘密出外。」

全獨立團的壯年男人都給捉完了。就在最末一個野丁廟進監獄去的那個晚上，張大嫂同着十多個年青的媳婦兒應了湯太太的密約，到崗上的一個松樹林中開會。她們到時，湯太太輕輕咳了一聲，表示她早在等候，還十多個女人也輕輕噓一下，通知她們已來了。黑暗中，湯太太輕聲說了：

「諸位姊妹，今夜的機會可以說是決定我們生死的關鍵，請大家要拿出最大的勇氣來決定一切！」

「我的話，想張大嫂已告訴過你們了，我不再說。現在我要提出的，是我們如何去和鬼子拚命奪回我們的男人，守住我們的老家的方法：明天我們佔了接見的名義，大家到監獄裏去；其次在我們發去的各種東西當中，非常技巧地把張大嫂今天下午給你們的手榴彈藏起來；再，各人隨身多帶武器，如刀，手槍之類，到了那裏，一切都聽張大嫂的指揮行事。姊妹們！這是我們生死

風頭，望千萬留心！努力！」

第二日下午，是監獄犯人接見家屬的例日；她們三五成羣，攜籃提籠，哭哭吵吵地到了監獄裏。張大嫂提了一個衣包去見她男人，等她男人出來，她就一邊把衣包打開，一邊放聲大叫：「是時候哪！」隨即從衣包裏抽出一枚手榴彈來，轟地向監獄管理室內跑去。其餘的女人也各各掏出手榴彈和小刀小槍來，像打翻籠的蜜蜂似的，向著管理，看守等等沒有靈魂的走狗聞風上去，趁機打脫了囚籠的男人們也加入進來，手榴彈，手槍不停地拋擲，不停地開放，不到半小時，一個黑暗裏的地獄給完全打得稀爛了。

張大嫂提着手槍，追殺了好幾個已經跑出監獄一二里外的走狗。這時忙跑回來，走在炸塌了的管理室的屋基上對大眾說：

「我們的人都出來了！可是殘酷的鬼子是一定會來的，我們只有參加到游擊隊中去，張治翔的太太已在鎮口等着我了。趕快去把沒有繳去的槍和重要物件帶走罷！」

從此張治翔的游擊隊中新添了一個婦女隊，由張大嫂帶領。她們和男隊伍一樣，在艱苦的環境中，爲中華民族永久的生存而鬥爭着！

十二 第一道警衛綫

「姊妹們！在一堆大屋石下的深草中，東北抗日游擊隊的政委長召集了極的二十多個武裝團聚會議。『你們都是知道的，自九一八事變以來，雖然在東北抗日游擊隊直接領導下的武裝隊伍，有着一個目標，但在行動領導上，在組織上都未能整齊統一，都未能堅強地團結一致。』你有的去張，我有我的行動。』政委說，各不相顧……這種現象雖然可以說是東北抗日游擊隊在發展中不能免的過渡，但若是此下去，勢必有給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這樣，東北抗日游擊隊的前途是不堪設想了！』他停了一停，把她的話重複了一遍，看見她的臉上顯露着悲憤，急於隨後才接着說：『不，姊妹們！我們爲着中華民族的前途，爲着個人本身的前途，我要求你們更大的努力把東北星在所有抗日隊伍團結起來！現在，特爲我們團結起來的代表也來了，她是專爲調查游擊隊的團結而來的。』在最短的期間裏，各游擊部隊的領袖將在瀋陽縣開一個最大的聚會，這個會便是更加緊我們的團結；也就是以行動來實踐『團結一致抗日』的號召。』這個會，不用說對於東北游擊隊的生存，也關係着中華民族的前途。』然而，這個會有其是東北抗日游擊隊

的重大意義的會議能不能順利地完成，就完全要看我們婦女同志們這次時努力了。

東北抗日游擊運動，自一九三三年馬，李，王，鄧，等部正規軍相繼退出了國境以後，就進入了潛伏發展的再建時期。在這一期間的東北游擊隊伍，都各別地著重在自己力量的培植與鞏固，雖然目標一致，但在番號上，行動上都不統一，番號上有『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同盟軍』和『東北抗日游擊隊』等名目；在行動上有的趨于左傾的軍事運動主義，有的趨于右傾的消極的保守主義，這種情形，動搖了東北抗日武裝力量的基礎。這一次，一方面是大家認識了這一危機，一方面排了這次來的代表努力，而同時大家又響應『團結抗日』的號召，所以，到一九三五年末，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統一工作就成功了。這可說是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對時期的轉變。經過了一個長期間的籌備，決定了一九三六年『一二八』紀念日，在松花江下游的北岸，湯原縣境內，召開一個東北各抗日軍隊和抗日團體的代表的新舊會議。

當着保衛這一在東北抗日運動史上有決定意義的會議的成功，所以集合了東北各抗日隊伍的精銳，紮住了三十里長的野營，作為這一次會議的警衛線。

可是，不幸得很，這會議的消息，由漢奸的口申報給敵人丁！敵人認為這是他們圍剿一馬

統籌好的機會，便以四個聯隊的兵力由佳木斯，依兩方面的大道上猛撲而來。

當着這緊急的關頭，唯一妥當的佈置，就是去如何分散敵人的進攻兵力，和加強自己的防禦力量。這中間更要注意的是：避免和敵人作正面戰鬥，減少自己的重大犧牲和損失，同時還要使已經接獲通知正向會場進發的各代表安然到達。

那麼，怎麼辦呢？他們便想到應誘敵人，應誘全勝的婦女隊了。所以那婦女隊長，在說明了召集此次會議的意義之後，便提到目下大家所要負起的工作，她說：『現在，臨時決定那原定的那一道警衛線改為第二道警衛線，而第一道警衛線將由我們的婦女擔任，地點在離第二道警衛線一百餘里的地方。我們的任務是轉移敵人進攻的目標，無論如何要使這三天的大會順利地完成！姊妹們！我們的責任重大得很，希望大家努力！』

敵人從滿洲的東西南方，向會場大舉進發，那時正是冰天凍地的時候，人影馬形愈顯了半壁銀沙的世界。

他們走到佳木斯附近的村莊紅石砬子，依兩附近的村莊為砬子的時候，兩個村裏的婦女們都排着隊兒出來迎接，熱騰騰的洗冷水澡就給他們預備好了。

等到洗好了澡，全身舒適，感到軟綿綿不患，動彈的時候，婦女們都笑逐顏開地圍繞上來，問他們想一點什麼合胃的東西。

「太舒服了！太舒服了！豐滿的盛饌，溫床的枕頭。『皇軍』的『武士道』精神，漸漸地鬆弛下來。」

「隊長！你們的大軍是上那兒去的？」婦女們趁空時總是這樣問。

「不用你操心，日本皇軍反正是給你們驅逐去的，你們不該感謝嗎？」

「感謝我們的皇軍！」一個年紀輕輕，面貌姣好的農婦出來向大家操縱了：「我們應該來一個歡迎會！」

這個「歡迎會」，包含全村的婦女，開定了豐厚的敵軍，他們又吃，又喝，又笑，足足鬧了三天三夜。

不知不覺，這個「要把『馬賊』一網打盡的野心的狂獸們」在這兩個村莊中就平兩天了。

到了第三天，他們要走了，那小農婦又提議開一個「歡迎會」，而在這會上，她流着兩眼淚向軍隊跪說：「你們一定要走麼？你們走了，馬賊一定照我們『進攻』，要來殺害我們的。我們

倒斃了，倒不打緊，但你想過，這兩天的救災是多麼的值得留戀呢？」

謝隊長執着他的手，低下了頭。

「另一難婦又病另一隊長低聲說：『你勸帶我一起去不？我真不敢停留在村裏了！』」

這句歡送者又延長了半天。

到了下午，隊長下了最後的決心，非把東街街出這股和退來的圍圍不可。

口重吹了，一個一個翻肩背，倒提着槍，沒精打彩地從各家開門出來，北風殺刃似地割在

他們的臉上，滿眼都是白茫茫的冰雪，這寒冷的空氣似乎比來時尖厲多了！

「你們向那裏去呢？」幾婦們都帶着懷疑的眼光看着他們，向他們詢問。

小農婦更像小鳥兒想卸除你發聲長問以後，一定想領着歸向那兒去，多麼可以回來。

「沿路縣城內去嗎？」經過了無數次的詢問和糾纏，隊長終於說出了他到的去向。

「那末，你們不是到『馬賊』去嗎？」幾婦們聽見這回答，驚問起來。

「怎麼你們說不是。趁道……」原是出於好的報告而來的他們，不由得懷疑起來，因為真

好也是中國人，時時有反正的可能，說不定這一次又上了他們的當了。

看着騎隊長的懷疑態度，他們忙搶着說：「我們常想入說在松花江的兩岸時時有『三賊』出現，可從沒有聽說北岸有他們的蹤跡。」

松花江道時已上了凍，從江北到江南是很容易的，這一個「迷魂陣」使敵軍指揮官發生了懷疑，他們在想：「也許在報告到這，『馬賊』在江北，而現在已跑到江南去了。」所以他們忙集合起來，背上槍，跨上馬，就風馳電掣地向江南進發。

到了那裏，果然聽見槍聲，攔路遭了意外的擊斃。這是各抗日代表派出騎兵，故意來來刺敵人的兵力的隊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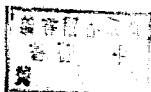
因了在這裏遭了襲擊，證明了邊疆們報告的不錯，於是四個聯軍的兵力都集中到這裏來。

東北各抗日隊伍及各抗日團體代表的三天聯席大會很順利地，很圓滿地結束了。經過了三天的會議，奠定了東北武裝抗日的基礎，成立了現時這個被全世界注目的「東北抗日聯軍」，并通過了共同的抗日行動綱領。

會議完了，第二道藝術線的精銳部隊很技巧地偷過了松花江，和南岸的騎兵取得了連絡，把四個聯隊的「皇兵」圍在核心，沒有三天的功夫，奪獲了許多精良的槍支，還有許多馬匹和許多

衣物食品。

還意外的收穫。和着這統一東北各抗日力量的大會的完成，不能不算是這一邊區新組織鞏固，工作技巧成熟，和第三隊婦女隊領導努力的結果罷。



婦女生活叢書之八

東北抗日職工軍中的兒女們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主
編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金華街臨
洛陽長治
立煌迪化
星島

生
活
書
店

重慶桂林
昆明成都
長沙蘭州
西安

徐 沈 張
伯 茲 志
斯 九 淵

勞苦功高者有所獲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出版

CC0011
12200

生括